再生緣全傳

再生緣全傳第十五卷

詩曰

年少英雄美丈夫　良緣中折負歡娛
玉樓鎖月虛絃管　金屋藏春想畫圖
守義連城能返璧　神傳合浦未還珠
一朝忽慰雲兒望　奏請君王降勅符

海上風光異帝京　孟冬天氣似初春　寒花尚看舒紅
雨　落水還遮沒乜陰　日暮隔窗聞鳥語　夜長歌枕
所潮聲　佳時莫負昇平象　妙筆仍爾幼巧文　七字
包含多少事　一片週折幾千情　纔如美自吟看熊

又轉興風作浪聲　好似琵琶傳曲調　真同琴瑟鼓和
鳴　慢來薄露飄銀漢　急處飛流下翠岑　閒緒閒心
都寫入　自觀自得遂編成　詞登十一曾收句　時值
清明且續音　今日之期交廿六　又不知　此朝起手
那朝成　上回談到明堂相　欽點科場屆主文　這段
慢言居貢院　要提孟府太夫人

話說孟府中初六日早晨就有了放主考的名單觀看
孟夫人知得酈明堂點進場去心內又驚又喜的是骨
肉總逢又遭隔絕喜的是女兒貴顯復納門生
耐心只等出場期　母女相逢可敘說　自此寬懷無所

慮　病應漸漸脫身軀　誰知飛鳳懷將孕　嘔吐終朝
食不宜　一則重身胎氣動　二來婦戕費心机　自從
韓氏夫人病　熬藥煎湯日不離　竭力侍姑辛苦盡
到笑得　精神恍惚損氷肌　孟家太匕憐兒媳　就叫
他　在室訓和自己軀　早晚請安俱免却　飢飱看視
也無須　嘉齡喜不爲房考　得有官閒半日餘　飛鳳
病時他料理　或煎湯藥或陪医　夫人少子賢良媳
只覓得　女婢趨承總欠宜　不是粗心傾碗碟　就行
貎懶出房扉　龍圖又沒工夫管　家下紛紛欠整齊
大小了環和僕婦　猶知那　出籠飛鳥脫鈎魚　偷飲

食物東西　尋起來時就失遺　韓氏夫人難管理
一生嗔怒就忘飢　心思欲接燕娘子　暫把家庭托與
伊　他若肯來权數日　官衙事務可調駈　正然要遣
人相說　恰遇那　忠孝王爺問起居
話說王府中得知孟夫人疾病难痊是常遣家丁探望
的初九那天劉郡主又差潘艮走候也同來說越發利
害了門上人都道初五這日太夫人發起暈來合家已
經慟哭流些叫喚不醒後來灌一碗前姜湯下去纔救
了性命忠孝王纔曉得這個信息初十日早膳後就到
孟府中來

朱輪一下問門官　太乙如今是怎般　初沈入來言發暈　這幾時　叫誰方子請誰看　門公細稟昏迷事　前者曾邀酈相觀　近日不言医官藥　只在那　房中調理避風寒　王爺遂入儀門内　早見龍圖接上前　翁婿寒温三二句　相同便進内堂間　侍兒兩下門簾幌　千歲殷勤就正冠　只見夫人床上坐　形容渾似瘦懨懨　眉頭頗不深交鎖　面色偏如半帶咲　一覩來時微欠休　說了聲　又勞賢壻我何安　王爺趨近紅羅帳　垂袖慌忙致數言　阿岳母大人好些　麽家下都叫問候　久疎探望不安寧　昨日我聞發過昏

小姐真乃哀欲絕　一宵無睡早晨臨　未知到　如何樣　酈君師　親筆煎方多不須　韓氏夫人含着咲答言多謝您關情　明堂酈相乘觀看　藥頗投時病頗輕　遣次差人前去請。偏偏他已上衙門　兩朝挨過欠調理　到午之期就發昏　誰相接言真嚇死　合家早便聚哀鄰　誰斷一盞姜湯下　方始悠悠又復生近日尚吞他的藥　十分得力病除身　王爺李手稱恭喜　岳母的　貴体平安就似欣　言訖即下床畔坐含笑又問孟夫人　深知酈相來觀脈　岳母與時見未曾　態度容顏和李止。看他可像貴千金　夫人笑看

真奇絕　竟是相同画上形　爲此妾身思起女　一時
苦詞在床衾　東平千歲慌忙問　酆老師　看見昏時
怎樣云　孟相接聲廻避了　請他坐在內房門　王爺
見說長呼氣　提起相思展轉情　皺皺眉頭低了首
道言何日得佳音　夫人委实心難忍　巴不得　要把
真情告壻聞　無奈女兒叮嘱下　含容免强不言明
於是遂向王爺道　我意欲　相接燕家娘子臨　兒壻
只因隨侍病　去年辛苦到如今　又兼嘔吐懷身孕
累得他　日不安來夜不寧　今亦在房調理体　医官
看視未能輕　妾身虽則將痊可　怎奈那　一着風寒

就復寢　我也躲來他也躲　家中沒個主張人　因思
欲接藴娘子　到此權〻各件情　自可友持如可以
那是相送轉尊門　王爺見說就依命　小壻回家向彼
云　言乞便煖房內婦　請安問候少夫人　須臾侍請
加齡出　見礼殷勤謝一聲　千歲消停茶後起　拜辭
岳母岳翁行　龍圖父子同相送　忠孝王　座上朱輪
返府門
話說忠孝王同歸府內就將孟夫人病体漸好等言告
與合家知道又把相接之故向藴娘子述知
竇氏聞言意緒忙　匆匆就要備行裝　多姣郡主含歡

道　藕奶奶　明日奴家共你行　許久只差人走候也該親自探乾娘　藕家娘子殷勤應　聽說東平忠孝王、接口便稱言得是　至親同往正應當　於時賈氏忙收拾　細軟衣裳幾個箱　獨自跟身多省便　又有那了環瑞梯側邊幫　一宵夜晚都休表　早是鳴聲動曉光

話說次日早晨藕娘子梳頭已畢就將一切所管之事一一交代於王妃座前又把銀錢賬目件件寫筭明白王妃嘆口氣道妳親母在時諸凡不勞我照料親母去此時猶如失了妾身一臂

娘子閤言淚下來　太妃不捨也傷懷　相伯吃了清晨膳　方始傳言把轎排　節孝夫人穿了服　珠圍翠袖上堂來　只跟三嫂和雙娣　拜別翁姑就下階　賈氏後邊隨瑞柳　齊齊款步出堂臺　燕家奶奶乘雙樸　郡主爹娘坐八抬　乳母江媽諸婢等　四人分作兩車開　酒上直至龍圖府　門上如飛報內階　老少夫人都出接　孟丞相　自家迎入後堂來

話說孟丞相接入內堂劉郡主遂先見了繼母又到寶氏房內問候親娘正欲進入請安飛鳳少夫人已扶病出來相見

玉珮無聲悄悄梳　一枝釵壓鬢雲傍　眉凝翠不描胭不点　上前欲就叫姑娘　多嫂郡主忙回禮　問了聲嫂々今朝可畧康　飛鳳答言還未好　總是那三餐粥飯不思嘗　若然勉強吞下腹　半刻無消就吐將　郡主皺眉称怎好　還該珍重在蘭房　於是大衆齊々坐　韓氏夫人喜氣揚　便叫了鬟和僕婦　快些收拾對間房　蘇家娘子携來物　傳諭相搬在那廂　一命下時人去辦　坐前女婢獻茶湯

話說獻茶已畢劉郡主因孟府夫人等都在病房不便久坐又要母嫂費心遂立起來欲待告辭回府孟太太

就一把扯住道呀郡主爲什麼要緊再請吃了点心回去

燕國聞聽不敢違　依肰坐下咲相陪　夫人病起無嗔怒　看了那　郡主温柔也放眉　説説談談排上点　侍兒復又遞茶杯　爾窻日落天將暮　劉燕玉　拜别乾娘纔又行　爺府大人逓致謝　連聲勞動女蛾眉　又辞飛鳳兼嫡母　蘇稲般勤肆袖垂　章氏便同娘子送　多姣坐轎出簾幃　江嫣衆等相跟去　後擁前呼一齊歸

話説劉燕玉去後衆人回入内房夫人向飛鳳道媳婦

你到房中去罷我恐有蘋娘子在此相陪少夫人告退去這孟太太見了賈氏就像卸巳一般心裡的那件說親事依猶如塞在咽喉中吞不下嚥不落只要說出來方好

忍耐多時不敢云　欲言又止几沉吟　叵思嬌女頻呵嚅　消息休通皇甫門　如若迷知蘋奶奶　必然回去漏風聲　鄰君埋怨猶還可　倒只怕　帶累姣兒得罪名　到底事情机密好　休教說破費調停　夫人想罷含糊言　就與那　娘子從容別敘情　家事般般交付了　吩齊內外衆人們　如其不服他拘管　綑打黄荊

有擔輕 一命下時連夜諾 蘓奶奶 又爲孟府掌家人 了頭僕婦聽差遣 什物銀錢任主分 前後調停三四日 竟如堂上有夫人 侍兒瑞楙相隨在 同伴之中也合情 不請花燭和紙馬 月光之下拜爲盟 長年作姊轉爲妹 笑匕談匕聚一群 十五那天停午後 夫人與蘓家娘子坐房門 講些世間新聞事 訴旬年來久病情 竇氏喪然吁口氣 千金也好轉家門 虽然腹內文才廣 管天下 女子爲官有几人 太太聽言心暗笑 那件事 收藏不住要開聲 眼觀瑞楙傍邊立 假意殷勤啓口云 阿瑞楙你到外邊去

坐坐罷 丫環答應暗猜 只得低頭走避開 韓氏
夫人命將咲 就呼娘子床來邊
孩兒娘子呀我們的小姐有了信息哩你說怎麼他就
是當朝保和展大學士酈君玉呀那待我訴你知道
夫人言說面含歡 唧唧噥噥耳畔談 說到十分高興
處 聲音漸漸响於前 聽開喜殺蘇娘子 合掌當胸
叫謝天 阿唷謝天謝地我小姐有了喜信了 可奇可
敬我千金 如此才華如此能 姣寡身軀遙遠避 都
欽彊狗斷能文 三元及第真希見 一品當朝實罕聞
只道尚耽無喜信 誰知早巳有佳音 夫人何故今

朝說 教妾身 心內憂愁又几辰 阿嗬夫人呵恭喜
這真正是相府的洪福齊天 爲何瞞認不言明 又
放千金小姐還 忠孝王爺如此守 也該把 這樁喜
信向他傳 王封花誥王妃位 怎不去 受享榮華富
貴天 韓氏夫人搖手笑 他竟要 一生一世作朝官
言完連述明堂語 娘子連稱果是難 到底姻緣須
了結 那時主意怎生安 咳太太呵不是安
身見錢爲心寬把現成的富貴讓與他們
劉家郡主好威風 鶴補龍袍受誥封 手下之人多有
勢 就是那 姚江乳母愈加凶 妾身常被他欺壓

也只好　忍氣吞声不與非　若有我家賢小姐　江嫣
怎敢独稱雄　夫人辦任于金意　少不得　這段良緣
要合同　韓氏点頭言道是　說明一事且從容
一藕娘子呀我今朝告訴于你却不要走漏風聲忠孝王
　如若聞知一定要當朝啓奏
君王豈肯便寬饒　你如走漏真消息　還只怕　帶累
于金性命抛　須緊口來休吐露　小姐是　叮吩附
万千遭　于是娘子称知道　暗暗傷心痛淚交
　咳映雪痴兒阿你是不能復生的了
于金逃去又相逢　女扮男妝赴玉階　惟有痴兒真苦

命　見明池內葬泉臺　無実址　少屍骸　又没同生
信息來　荷蒙東平千歲好　碧鸞宮裡立亡牌　奴兒
如若還能活　這一個　義烈夫人也貴哉　娘子一悲
兼又喜　悲傷畢竟汶沼斂　孟家太太言明了　纔把
那　心事般般放下懷　慢表夫人私洩漏　且談瑞柳
暗疑猜

話說瑞柳被孟夫人道出心內暗暗猜疑躲在那廊下
的朱紅柱上竊聽裡邊說話只聞得蘇奶奶叫了一聲
謝天謝地以下的声音就低了所不出是何言語少停
將及上灯時候夫人吩咐出來道下人先吃了飯再伺

候上邊便了只見一個十五歲的了環文杏走來笑嘻
七道三妹子我與緗梅大姊匕衆家妹匕作東閒凡個
錢兒公請你湊巧得蕙太夫人又叫我們先吃飯來罷
去喝一鍾兒

相隨文杏一齊行　掀簾走入廟房內　衆姊含歡盡起
迎　說是作東相請你　三杯水酒表微心　緗梅滿面
春風道　待我來　李匕夫人太太們　言說執壺甚了
酒　轉身走到下邊横　糉嫂娜　丟姨婷　四福殷勤
請一聲　瑞榔連連呼大姐　端狀回禮面含春　合班
謙遜多完畢　條櫈拼開坐定身　炒肉煎魚雙色擺

饅豆扁食兩般呈　更兼新樣乾鮮菓　一大盤中疊几層　小小新杯烏木筯　半夜紅燭照窗櫺　細梅抓果忙相遞　賦後纔來自舉樽　真似半伸長指甲　妝姣低吐小聲音　笑呼花席諸家妹　都要同心莫二心　背井離鄉隨主出　可憐舉目小親人　如今拜過盟之後　只當同胞共母親　就是後來胥嫁了　相逢也有一門親　衆人齊趣齊齊應　大姊良言妹子所　道罷拱盞頭浡酒　談談笑笑十分欣　了環瑞柳思量起　拿着杯兒啓口云

姊々妹々呀我有何話兒相問

正午之時日影偏　奴于太太上房間　夫人似欲言何
語　叫我消停坐外边　後在廊簷之下立　聞得那
藝家奶奶謝皇天
阿大姐姐二姊妹四妹子那時候三位是在房的不知
大夫人話何言語
紺梅文杏與鳴琴　聞得其言不做声　瑞揣看來非小
事　越加盤問要分明　連呼姐妹休惢惢　與你在
月下曾經拜过盟　這句話兒還要昧　爲什麼　同胞
共母比親人　望祈告訴奴知道　也是相関一片情
幼姐鳴琴忙跳起　乱称不錯兩三声

阿嚓不錯呀不錯呀既然拜了姊妹就是自家人有什麼告訴不得若然這樣起來我們是猪狗畜生不如的了

待我今朝告訴你　望祈姊已莫傳揚　你如走漏風声出　帶累鳴琴受禍殃　猶梆進秤如不說　快些明道搃無妨　丫環又作沉吟狀　実得個　王府丫環着了忙

阿啃好妹妹你告訴了我我再不傳楊的如若带累你頑氣死去必在刀山上

鳴琴見說真詫然　三姊如何出此言　我若今朝哄了

你　死時也去上刀山　鳴鑾今道罷從頭訴　文杏湘梅
亦奏言　數載日情都表出　直講到　認親以後事發
端　三八波瀾真消息　喜壞了　王府之中一女環
一語說瑞柳听了這個信息心內歡喜得不知怎麼樣方
好暗暗叫道三江姨阿三江姨你個對頭來了
孟家小姐竟爲官　女扮男裝掌相权　初五認親俱已
過　如今還未轉家門　同胞姊妹分明說　好教我
喜地歡天樂萬千
阿唷好呀我也顧不得死上刀山了
只說親手廊下所　孟家姊妹告知聞　這般諒亦無妨

礙　衆不替　文杏相梅一衆人　催促蘇家娘子轉
我就可　回歸王府報親聞
阿唷江媽呀你等看罷我們的蘇奶奶也有出頭了
孟府千金做正妃　蘇家奶奶有威儀　誰人怕甚江三
嫂　管叫你　金鑾夫人也服低　真謝天來真謝地
保佑得　孟門小姐來流落　休怠慢　莫遲延　快些
回家報捷旂　瑞獸暗思心快活　一边飲酒嘆微微　昏
燈內　吃煎魚　完畢方纔方起軀　女婢紛紛都散了
於時瑞獸亂心机　滿懷要報新聞事　恨不得　腳
會騰雲休會飛　時刻煩于蘇奶奶　說道是　春三二

月嘱風波　身穿衣服還嫌撚　我要去　自已衙中取
件衣　娘子道言何性急　就要那　衆人相借暫披披
夫人身体將輕可　少不得　同我回家還了伊　瑞
柳丫環無設法　耐心只得且安居　慢將女婢情由講
且把夫人事件提
話說孟夫人心內牽掛女兒欲遣人到梁府問信自與
了二色精潔菜蔬二色新鮮点心叫個一名知規識矩
的小婦狄三娘道你換了衣服叫你男人同着到梁相
爺府中去到那边見了酈太太問問酈大人場中安好
你說王母蒙大人看了病真正感激不盡心裡也過意

不夫特備了四樣裝點心孝敬劉太太的務必要求收下狄三娘奉了命就打扮得消消停停同了丈夫狄三坐了一兩轎直倂几個挑盒的人竟向梁府而來

門官報入夫人廳　梁氏夫人正踏青　相同柔娘和德姐　春園散步遶花陰　聞得侍女前來報　排翠輦征就轉身　靜倚小鬟隨在後　香風飄動君羅裙　心轉展　意沉吟　猶恐相逢是熟人　曷到蘭堂偶遇見　三姨拜禮入朱門　繡簾一揭抬頭看　面桃腮梁富貴春　伺候女鬟排雁翅　東半邊　沉香小榻坐夫人　紅衫上罩天青祆　翠色羅裙八幅拖　面似桃花眉似

梛 風流艷鄭夫人輕盈 那襯人內徐抬体 好一位

相國荷尹命婦濟 狄姓三娘偷看罷 倒不覔 心中

暗上誑言開

阿呀爺爺呀這位鄭太太怎麼竟與積姑娘一般面貌

三娘心內暗思量 只得低頭拜在堂 鄭相夫人垂手

挽 鸞綃微露玉纖長 孟家小姑抬頭起 就把那

禮物排開道細詳 禀上寒溫多少語 個丫声 大人

貢院可安康 素華亦識三娘面 假意含歡下榻床

咳怎麼又要太夫人費心我這裡還沒有什麼孝敬

爹感夫人低掛心 今朝勞動大娘臨 老爺場中平安

者　昨日曾行禮一巡　言訖呼人收了禮　殷勤款七
問寒溫　消停一會叫擺筵　陪到廂房用點心　使力
慣封多預備　隨將細點盡留存　三娘茶後相辭別
接了銀封謝了恩　梁氏素華迎端門　請安謝七太夫
人　於時仆婦登車走　回首龍圖孟府門
話說狄三娘送禮而回　便進房中復命那些在家的丫
環仆婦及珊瑚等一齊跟進來　問七問道狄三嫂狄
三嫂你看見酈太太怎麼個模樣兒　少夫人也在房內
遂道呀狄三嫂你到那裡去這仆婦們嘻嘻說太夫人
差往酈大人那邊送禮來　少夫人不知麼言訖就將所

賞的銀封與主母過目又輛致了謝謝請安

方纔含笑道端詳　還有蹊蹺事一樁　鄺相是吾賢小姐　那夫人　容顏竟像映姑娘　天青袄罩紅衫子　水碧襴裙拂地長　眉目面龐無二樣　止不過　新添顧相更端莊　夫人見說京還喜　立刻聲來意氣揚

阿狄家果然麼那鄭夫人竟與福姑娘一般的面貌如此說來莫非落水時已被裂家救去所以尋不見踪跡尸骸

拟此觀來必是他　因而我　痴想安孫贅梁門　不肰怎樣能瞞住　用什麼　巧語花言哄女娃　一定二人

私認了　假粧夫婦騙梁家

阿唷不錯呀蘋娘子阿呀梁小姐必是映姑娘了

可笑痴兒要做官　只推說破万千難　映姑遇救俱瞞

下　我到要　場後邀來問一番　如是內中真若此

說什麽　相門小姐不為偏　況存義烈夫人位　映雪

也　得以坐婦在碧鸞　這等事情真湊巧　覺堪分拆

不週全　夫人說得多高興　猛地回頭變了顏　只見

了環名瑞㭗　也在那　細柳丫杏一班間

話說孟夫人正言之際忽看見瑞㭗在衆人間立着笑

嘻嘻的側耳細聽一覺面色一變頓口無言那燕奶奶

聽了這些說話把千斛的愁化作三分的只有些指望一來了

只等千金出了場　那時便可問端詳　若能映雪重逢面　眞正要　剪肉燒香報上蒼　娘子心中生指望　夫人意內若驚惶　只惟瑞栁心歡喜　又得新聞事一椿　滿面添花喜着笑　洋洋得意自誇張　阿唷好呀

虧我虔誠一片心　告天告地告神明　保佑得孟家小姐無流落　保佑得　義烈夫人又復生　回去報知雙喜事　嚇叫三娘失其魂　於是瑞栁心中樂　巳不得　回轉東平王府門　住表龍圖家內事　且說那

四方訪察孟千金

話說朝廷的上諭頒發到各省察訪鄰君那近地的官員巳回奏沒有湖廣省城于正月十一日接請聖旨要查訪一位于歲夫人這邊了街自督撫布按道府州縣以下都是大張的告示遍貼諸城上云收留送到御賜宮緞二十端黃金十二定卯風報信官給白銀一百兩

上諭飛來不等閑　荊襄一省遍相傳　各州各縣烘烘說　諸市諸城條巳喧　三五成群觀告示　万千裴道論奇端　有几個　捕風捉影沿街覓　有几個　踹跡追蹤逐戶瞻　要想痴心逢造化　造言生事賺然錢

這番鬧亂荆襄地　引出個　雜貨行中掌店官

話說武昌府江夏縣中有個開雜貨店的龍福娶妻毛氏夫婦兩個在三十一二的年紀已生了二男二女家下用着個挑水劈柴的老者當初父母在時收留下一個義妹叫做路飄雲這路飄云是通城縣人氏父爲秀才頗多才　常以詩書教女孩　這個飄雲知翰墨　倒也會　吟香弄粉寫幽懷　挑綉刺綉般般曉一貌如花亦美哉　薄命紅顔偏不幸　爺娘相繼赴泉臺　于歸龐氏親姑母　就把這　孫都佳人過繼來兩老夫妻亡故後　落在了　義兄手内更悲哀

話說這路飄雲十四歲歸到龐家今已十七這姑娘自
從就落在兄嫂手中受苦那些毛氏的兒女衣裳鞋襪
都是他一人照管還要替他看顧幼小孩兒
每對孤燈嘆寂寞　父母雙亡親未定　表兄不是一同
胞　芳心想到終身事　止不住　月下風前泪暗拋
虽則能詩無紙筆　也只好　自吟自咏不揮毫　于時
告示諸城貼　龐福瞧人亦去瞧　看得分明知細底
忽然間　一條少計上眉梢　歡聲叫　喜滔滔　口不
言來意自招
阿哨大造化好机會我龐福的運氣來了這告示上說

有個雲南孟小姐曾許配與皇親公子這個皇甫公子
不消說就是几年前我們武昌府回影圖形捉拿的欽
犯了只因皇甫門中遇難之後皇上將他賜昏與國舅
劉奎璧為妻孟小姐不肯帶了一個丫頭榮蘭女扮男
裝逃走出外如今皇甫公子做了王爺萬歲傳下聖旨
來要尋取千歲夫人我想到有個主意在此
不如竟把妹瓢云　充了孟麗君　大料本人無處
覓　故而如此緊追尋　若將妹子當堂獻　我的這
富貴榮華頃刻臨　就是官員查細底　也只要　瓢依
告示上邊云　瓢云況且姿容美　怕什麼　孟府千金

充不成

阿嗬妙嗬妙這一來我就是收留送到的了萬歲爺還要賞賜我二十端宮緞十二錠黃金如若妹子做了千歲夫人那忠孝王怕沒有大大的謝礼

真正厖家時運來　吃穿不盡得寬懷　那時我要稱員外　這一個　縧貨行踪再不開　厖福心中籌畫定　如飛趲步串長街　忙隣自已門家首　推進柴扉就乱挨　喘得慌時跑得快　絆倒了　壽郎四歲一嬰孩　飄芸正坐斜陽下　手做銀姑侄女鞋　看見壽郎身跌倒　忙丟生活抱於懷　方總扶得娃娃住　毛氏房中

喊起來
阿晴跌着了托人托了兒姑娘是竟不料于的
進聲喊叫出雙屏　跌壞吾兒我不依　說得鬢雲紅了
臉　秋波含泪把頭低　嬌人奪過親生子　口內喃匕
怒目觀　施禍心中無主見　就將妹子說其裏　是否
辦倒方才跌　不要多言埋怨伊　當下言完齊入舍
這施禍　將情就向路娘言
話說施禍走進屋內就把告示上的詳細對妹子說了
又將自已主意述與飄云
你若今朝肯去充　真正好处有無窮　官員如問從前

事　照着那　告示情形說一番　應答言辭要爽快　便行爲禮貌要從容　當堂看過無更變　就把你　送上皇都帝省中

阿嚀妹子　你若見官後無人識破那太·縣的地方官就要預備香車寶馬護送你進京了

那時我亦入都門　路上奔馳眼應便　果得麗君成美事　真稱平地步青天　榮華富貴何須說　你就是千歲夫人赫赫然　口吃山珍和海味　身穿霞帔與珠冠　高堂大廈隨心住　小娘了環立面前　多少風光說不盡　你須要　自家得地念來衷　如其做了夫人

位　千歲之前進美言　念我雁門收養久　賞些銀一
經營資本與盤纏　哥哥若得成家業　也不枉　爲妹
圖謀這一番　雁福聽完前後話　時間打動女嬋娟
春風半起桃腮上　喜色微生柳葉邊　暗暗沉吟三兩
次　算來是個好机緣　奴家薄命亡親早　過討雁家
及數年　不幸奶娘還去世　近來孤苦受熬煎　婚姻
未定深堪慮　知道他時是怎般　幸着表兄和表嫂
也無非　賣爲侍妾與丫環　奴雖不算官家秀　生長
儒門一脉間　貌亦可觀才可取　痴心望個好机緣
如其草草完姻嫁　路顯去　倒屈爲居人了唐

咳我想表兄的主意卻也打點得不差
奴若稱為孟麗君 隨机應變可調停 到京得入親王
府 就是金尊紫誥人 那其間 錦帳春光香閣煖
那其間 珠簾幃乃國恩深 風流王子為夫主 千稱
心來萬稱心 在此判斷無好處 不如去冒孟千金
咳我路飄云若厭倦這一來就是千歲夫人了
佳人當下啟櫻桃 低喚哥哥主意高 恐妹命孤無福
分 不能平地步青霄 加其僥倖身榮貴 兄長之恩
豈敢拋
咳哥哥奴只怕画虎不成反類其犬

龐福聞言笑滿腮　速呼妹子好痴獃　只消說得情由
合　怕什麽　孟府千金求不來　你既肯行我就去
快須整備莫遲挨　待吾去稟請園廟　好向官衙理直
抬　一到公堂休害怕　當官稟問撥回來
問妹子如若問你從何至此你說當初逃出云南行到
貴州地面遇見一個坐館的秀士收為義子後來帶到
家中被繼母看出破綻方始復了女妝因路秀才夫婦
相繼亡故有妹在龐家的妳娘好心看顧又收做了螟
蛉若問帶出來的那個丫頭那里去了你就同他說因
繼父家中容留他不上數月便私自逃走了不知他歸

于何處
再問你皇甫門中的事件不消說就是我們湖廣本地的勾當你已知道的了只須口似懸河滔滔不斷直講就是了
麗福言完喜氣揚　相催妹子快梳粧　飛身出了衙門去、僱轎來抬好藹粧　毛氏暫時回過臉　嘻嘻癡笑叫姊娘　今爲千歲夫人了　你就要　寶馬香車出武昌
阿唷好阿我說姊娘似有些福相的果然要做千歲夫人了

吉乞合歡 把拉 姑娘叫得亂如麻 快將頭髮梳梳好 換件衣裳戴朶花 路女進房睇小鏡 眼觀容貌亦私誇

咦不知我路飄云的容貌爲眞正盃麗君何如

心內沉思梳髮球 身雲挽髮戴銀簪 一對花兒俱無戴 穿了件 玄色披風是新棉 先點消停房內坐

早歸關到小魚街 倉璺麗稱眞簡與 大步飛路進屋閒 嘴乜呼乜呼妹子 快些就此去當快 飄云內稱辭將嫂 疑動忽乜三寸蓮 自被舜前乘小轎 入去抬起走如烟 後邊跟着貪心漢 憂啫相交碌乜狀

來往行人齊察問　低頭已是不語言　一臨知縣衙門首　報上翠堂七品官

話說麗福把妹子抬到知縣衙前自已大胆叫道相煩通報老爺一聲說我鄉官居麗福送孟小姐到了那門上人喜得跳將起來飛跑稟傳稟

一聲吆唱聲震天　知縣廉爺坐了堂　報名先傳麗福進　跪于階下問端詳

阿麗福你送孟小姐到了麽正是小人現送孟子金在外既如此你把收留的始末詳細講將上來是老爺容稟小人有個母舅路秀才名喚子友是通城縣人氏只

因家貧到貴州地方坐館收留了一個乾兒後來被小人的舅母看出破綻不料竟是個女扮男妝的遂繼作繼女又因小人母舅夫妻一故爹娘把他收留到家這三年間也不知就是孟家小姐今日小人看了告示回家說起他方吐露出來叫小人跪堂投禀這是前後的事情老爺臺前小人不敢說慌

知縣原是大喜欣　叫聲站着候詞停　三班衙役休輕慢　快接那　孟府千金入正門　一命下時齊應諾外邊迎接路飄雲　淡妝雅麗翩翩袖　纖步輕盈蕩蕩裙　臉映芙蓉眉映柳　眼含秋水口含櫻　端然走到

丹墀下　似玉如花一美人　知縣廉爺心揣摸　無疑
正是孟千金　忙出外　急抽身　整飭烏紗向外迎
請入堂中先遜座　含歡欠体問衷情　下官奉旨犯干
係　要訪那　千歲夫人進上京　但恐內中生詐冒
乞將來歷說分明　飄雲見問從前事　也不慌來也不
京　就把表兄相嘱語　從容應答縣尊聞　廉爺聽罷
心欢喜　復又含春問一声
阿喃妙呀小姐是真正孟千金了但不知那個同行的
侍女可曾帶來　阿呀縣尊奴家起身時原帶一個小婢
榮蘭同走只因他嫌鞵弓路秀才窮苦竟于一日晚間

逃出路家去了奴恐留事蹤跡也不敢四方追覓　呀

原來如此請問費千金爲什麽皇甫公子重興家業復

立門楣小姐竟還不出頭藏身于盜門之下　該縣尊

奴家是忠孝王的元配他既置之不問我豈肯自己出

頭是呀千金的高見不差

卯縣廉翁意氣高　深深欠体又彎腰　千金且請回房

处　明日當排車馬臨　待等上臺知道了　那時護送

進皇朝　於是展福心京喜　叩首進口道事由

老爺呀小人是要送孟小姐進京的望祈恩准

廉爺堂上說該應　你是收留送到人　萬歲朝中還有

貴　黃金宮緞討多珍　可同孟府千金轉　明日裡
打點嬌嫋就動身　知縣說完呼備轎　飄雲立起便辭
行　心內悅　意中歡　與了乘　銀頂魚軒出正門
知縣下階親自送　迎運忙邀屆千金　路娘轎裡多歡
悅　厖福跟隨不暫停　一到柴扉人擁塞　七言八語
亂紛紛　只應原是嫫姆女　鄰居也　不敢揚言假兩
君　當下飄雲歸屋內　表兄表嫂盡道家　姑娘妹子
來問了　口口聲聲叫貴人　厖福於時忙料理　自家
結束剪鋪程　相煩妻舅名毛大　代管家中與店門
內囑婦人休外出　照看兒女要當心　飄雲也是親收

拾着藍衣裳及布裙　慢表這邊慌促畫　且說知縣

要詳閱

話說康知縣隨即詳閱上司那督撫發下二十名護送
排軍着該縣速備輪馬就於次日相送入京這江良縣
奉承千歲夫人因見他穿着布衣就在自己內衙中選
了一套錦裙綉衣几件金珠首飾用朱漆盒盛了呼衙
役先送到飛福家來又備下香車寶轎一切應用的東
西只等次日黎明自己親身候送

康爺整備甚風光　趋奉常例忠孝王　一到次朝冠帶
畢　付家坐轎出公堂　帶同二十排軍等　都向飛門

接新娘　執事排開威凜凜　鑼聲敲動喇叭喧　前遮後擁
着紗窗轎要送夫人上帝邦
話說蕭知縣一到酈家便差衙役上前叫道本縣蕭老
爺特備轎馬在此請小姐夫人起行那麗禎急得赶出
赶進催促着妹子快梳粧
飄然窗下就更衣　錦簇花團五色飛　頃刻變成宮
女　姿容態度俗流稀　行裝已發辭其嫂　毛氏悲悲
假作啼　拉過一班兒女拜　草堂之下跪齊齊　飄雲
倒覺心酸痛　拋下了首飾金珠分給些　別過方纔
緩步出　有一個老媽走進笑嘻嘻

阿千歲夫人我是本縣老爺差來服侍夫人一路上京去的

言罷相扶出屋中　眼觀花貌笑溶溶　飄飄低首移蓮步　彩袖微抬粉面紅　走出柴門登了轎　排齊伺候立西東　傍邊閃過廉知縣　把地跪下打一躬

阿千歲夫人卑縣預備不週整么海涵恕罪

飄霞在內半抬身　燕語當階謝縣尊　當轎起時威凜凜　排軍簇擁二三層　後邊廂福禍飛馬　押着行裝動了身　湖廣督憲和撫院　俱曾拜本上都京　差官背披登途路　奏的是．送到雲南孟麗君　按下這邊

行道容　提將別处出場人

話說朝廷的上諭二月十一日到了雲南那督撫等又是一番好忙立刻張告示曉諭官員百姓如有收留送到者御賜官緞二十端黃金十二錠如有知風報信者官給賞銀一百兩這道几處的告示貼將出去真茫是哄動雲南滿省中　軍民仕宦亂烘匕　街頭巷口人成隊　傳遍鄉間內外邊　富貴動心真不假　引出了昆明縣裡一財翁

話說雲南府昆明縣內有一個富翁姓項名隆字稱宝娶妻洪氏已故數年還有几房姬妾共生四男三女長

男呢成對是正妻所生捐納山東泰安州通判已攜妻女赴任長女次女亦皆正出那長女已經婚嫁這次女尚在閨中

芳名叫做項甬金　正值恰七十八春　生長綺羅豪富室　由來情性傲三分　已曾受過羅家聘　二八原思與聯姻　金剛嫁娶多備下　尋得個房頭他是孟家人

話說項甬金將及出閣尋了一房小婦男子名喚侯五婦人就叫侯五嫂是從孟府出來的只因同伴中不和時刻在夫人面前挑唇弄舌小姐在家爲倒幫他分辨

分辯說句公道言語後來出去了大人術也听信那班小人的說話十分不喜起來

他便相辭出孟衙　隻身投到富翁家　初時見了南金女　候五嫂　趋奉之中又帶夸　說像吾家賢小姐　一般齊整美榮華

這個項南金原有几分相像孟丽君的面貌候五嫂要奉承於他就說到十分起來南金聽了就把這句話放在心中不期好事多磨折緣爲指那羅氏郎君原因有病父母要與他冲喜所以到項处催親

這邊性急備裝奩　只等良辰結好緣　那晓一朝凶信

至　羅帥病重已歸泉　金丸暗打雙棲鳥　寶劍平分並蒂蓮　人既亡時還了聘　少不得　消停另配美姻緣　南金小姐芳心痛　珠淚凝腮掩玉顏　脂粉不施花不戴　立志要　縞衣素服守三年　惜其心願成全了　那時節　再了終身任父母　員外自來疼愛女依他說話自俄延　姣娥爲此遲姻配　姻緣遲於十八間　五嫂也貪他处宮　安心服侍女嬋娟　見其雅淡渾身素　只把玄青月白穿　想到孟家孟小姐　就與那　南金在室每常談

却說倸五嫂見南金淡妝守節就對他道若當初孟小

妲初聞皇甫公子家中之變也像小姐一般的再不肯穿顏色衣裳前南金所了就把孟麗君當了自家的知已經台的盤們起孟家前後事情來僕孖嫂亦略識几個字就將衍祗以後的事情連孟小姐願真容的詩句都對南金講了

項家婢女聽其詩　酒泪長吁亦感傷　愛聚孟家賢小姐　特時吟誦這詩章　念其影換烏紗處　自愧才疎難改妝　只好三年完愿後　由從委命適才郎　項公還有諸姆女　卻是俱皆出遊房　根脚表明談眼下　再提告示四边張

話說粵南府這一張告示貼出就有人傳到貢翁耳內這員外自家高興騎着一匹高大青驢子帶了四個清秀孩子出去遊戲觀瞧

攜瓶入市壺酒乜　時值春天淑景饒　燕徑桃花紅雨露　路邊楊柳碧烟飄　閑遊走到熱鬧处　就向街張告示瞧　看得細詳心忽動　輕撚無語皺眉梢

呀且住我想一個宦家的小姐不出閨門不知深淺那裡走得來道路崎嶇

這位千金孟麗君　爹應已做异鄉魂　几年毫不通消息　要是傳來亦枉尋　此刻誰家生好女　要圖富貴

冒其名　到京就得夫人做　嫁了王親大府門
唷不錯呀我家兩金爲女倒是可以冒名的况且劉家
說小姐的面貌竟是相同孟千金一般
如此言來亦可爲　其家之事亦知詳　冒名到得京都
內　我女兒　就嫁東平忠孝王　只說麗君來借宿
留爲師傅教諸郎　後因說破得叙女　遂繼螟蛉在內
房　上諭到滇難隱瞞　故而進獻帝王邦　這般几句
言和語　正大光明有甚妨　忠孝王爺真是貴　就似
我　頂家門內繼頭來　那時長子爲通判　也可以
步上高枝借彼光　細想起來尤得失　回家快與女商

量　項翁主意安排定　備轎青驢急更忙　一到門前人接進　自家飛步進廳廊

話說項翁既存了個周名的主意一到家中就走到小姐房內而來

只見細金脉乜脉　托腮倒坐綠窗前　兩名侍女東西立　敵着巡香畫正閑　一見人來忙起接　輕輕斂袖半推遮　項翁坐下殷勤說　與你商量姻事端　我想姣兒年已長　消停不消要成全　兩年過去何須守　也算心中大願完　今有巧逢机會住　共見一講若爲言

阿嫂見有一位玉葉金枝貴人你要嫁他不要

南金見語動芳心　粉面微紅問一聲　父有所商須直講　金枝玉葉是何人　項翁大喜慌忙述　始末根由細表明　連叫女兒如肯去　冒名就得嫁王親

唧女兒孟家的事情你已是知道的了怎麼問怎麼答再有不知的盤詰盤詰侯五的媳婦兒就明白了如有我只說三年前有個少年帶着一個書童到我家來投宿問他做什麼的回說家下貧寒托人荐館我就留他教兒子讀書後來孩兒們看出形迹每七七言八語我去盤問想來瞞他不出風聲承認了是孟家的小姐那

將侯爺叫他改了女妝當作螟蛉繼女今聞上諭到衙
所以收留送到
這般話說更何疑　必送嬌兒上帝京　千歲夫人非小
可　一生富貴與天齊　南金亂說弥心動　素卿雙籠
立起軀　阿爹亡逝學說來　女兒若同名也還容易
侯家會說我容形　與那位　孟府千金像一般　貌既
同時充得去　只惟缺少婢柔蘭　南金方始言於此
忽見那　五嫂飛跑進裡边
話說媛五嫂在窗外聽得明白如飛是的跑進房來道
小姐　姐你若充了孟千金真正像得極的丁項南金

笑着道侯家我員個像麽五嫂說像說像員外皺眉道怎麽處可惜了未有柴蘭侯五嫂看定一個女環亂叫道哪哪哪老太爺這個秋素姐先不得應正有些相像柴蘭的頭員外連聲道好又囑咐秋素許多說話

回身扯住女兒言　快快梳妝去見官　我去叫入桐嬌嬌　為父的　送兒就入縣衙間　南金見說微微笑手搭香几叫父親

呀爹爹說得好哄騙叫女兒同了孟家小姐肯輕容易到公堂

父親你自到官衙　禀报了　孟府千金在我家　知縣

必然親至此　那時候　孩兒廳上見了他　官門脉絨
須當要　那有個　抬到昆明縣裡衙　小姐言完微冷
哎　項翁鼓掌大聲夸
何肯不錯呀這就是個大家小姐的行爲了我就去禀
報你快些打扮起來
員外如飛出綉房　南金坐下自思量　奴家東欲守三
年　少不得　總要他處另適則　可惜直婚愚俗子
何如此日嫁親王　張華肅冠袤依表　這一個　千歲
夫人就異常
咳我們這等人家也不過嫁個窮儒罷了那裡還想到

這些好處呀

今日先將孟麗君　眞稱平地步青雲　到都如若更無變　就是皇親諧好姻　員外女兒通判妹　竟為千歲一夫人　那時可謂光輝矣　比妳羅家強万分

咳只是冒孟于金的芳名又借了孟子金的大位心內到有些過意不去

南金小姐啲嘍吁　卻便抽身換件衣　月白綾衫玄色際　紫羅裙子褙雙飛　北鬢直插雙花鏡　看了芳容也自許

咳眞正怪事　奴信麼像起孟小姐來

難道真容竟一般　他可無福我多緣　另名尋姐夫八位　輾轉思來哭不安　小姐於時房內坐　相同五嫂共言談

話說項南金坐在房內面向侯五嫂問明了孟家多少人口拼一個匕的面貌侯五嫂初時尚不肯說南金拔下一枝嵌寶珠釵與他方始一一實講正言間那些姨娘們也知風聲來問乱哄匕鬧成一處

下說南金說項翁　飛騎親到縣衙中　忙似箭　急如風　見了琴堂訴始終　知縣安爺心大驚　一聲命下來傳容

吩外廂看轎待本縣親自去請見孟家小姐
階前答應喊聲高　知縣起身就整袍　坐上一乘銀頂
轎　大排執事走滔滔　青衿學　彩旂飄　兩面銅鑼
破道敲　來往之人齊駭異　交頭接耳語蹊蹺　項翁
員外終高興　打三鞭　隨着琴堂放馬跑
話說安知縣一到項家廳上下轎項員叙忙請安命坐
下自已入內來見女兒
半晌忙忙出外云　孟家小姐已臨廳　足明知縣躬身
立　只見屏間閃玉人　金線繡成花色袄　翠綢垂帶
紫羅裙　嫋娜娜　兩腮紅泛桃花色　細彎彎　雙黛

青兮柳葉痕　艷麗端壯兼嫵媚　看來正是大家人
後隨一個青衣婢　目秀眉高已長成　約略年華將二
九　身才雄壯不輕盈　琴堂觀罷作施禮　那小姐
双袖微籠答禮深　見畢齊齊歸了坐　安爺啓口孟手
金　如何許久無音信　怎樣多將牛項門　女扮男壯
携一婢　來蘭仙在那方存　安爺忍着其中假　故此
的　拔樹搜根要問明　那戰南金知得細　了無慌促
了無宗　花容佯作凄凉色　燕語虛鳴慘切聲　問一
句時問十句　說得來　咬釘嚼鐵萬分眞　又將玉手
拉秋湊　道是樂蘭婢一名　知縣安爺心大悅　深深

次併叫千金

呵呵好極了小縣立刻詳聞上憲脩轎馬送賈千金明日起身便了南金道多謝縣尊老爺道小姐說那里話來昆明與当得伺候

安爺道羅整烏紗　相別千金要轉衙　員外項翁真快活　又驚又喜兩添花　慌忙垂手當先道　望老爺多叫夫人多帶車　有点妝奩貽小姐　要行携帶進京華　昆明縣令稱知道　上轎鳴鑼出項家　員外送將廟了舍　回身來看女嬌娃

話說項賈叙轉身入內只見衆姨娘都來看南金問話

候五娘乱叫道老太爺我夫妻是跟着小姐去的員外道這個自然我還要護送匣於時項家平分忙亂把身時預備的裝奩一件匕收拾起來那些桌椅之類是携帶不得的只把金銀器皿首飾衣裳裝載了廿四個箱子這項南金也曾讀過書史無非能詩而不精當下因恐到京時要老驗方學起來難于應對就收拾了一包袱的古詩書史整備在途中轎內記覽記覽

是晚諸娘設酒筵　餞行員外女婿娟　紛匕打点多停當　只等來朝要出蘋　撥下南金家內事　且提鄉會將中線　難緩欵　不遲延　立刻詳開骨撫前

話說昆明縣詳聞了上司那雲南的摠督撫院立刻點了二十名精壯排軍併着該縣整備轎馬護送千歲夫人入京

昆明知縣好匆忙　一到黎明便坐堂　先發五直臨頭去　又帶了排鑼二十送紅妝　自家坐轎門前從　整備着　千歲夫人上京那　頭氏南金梳洗畢　渾身打扮作新妝　鋪披綉裹离香閣　翠繞珠圍到画堂　別了諸娘和弟妹　登軒立刻出墻門　昆明知縣垂袍袖　抢步當先把禮行

阿千歲夫人小縣安朝爵候送　呀有勞[illegible]爲請縣回衙

知縣躬身退步行　排頭二十護夫人　要時抬起綵圍轎　凛凛威風動了身　員外頂翁貪富貴　不辭萬里已離京　將帶僕五雙夫婦　還有那　假胃柴蘭娘一名　行裡五車跟在後　滔滔直上帝皇城　南金小姐多歡悅　轎內觀書記覺勤　看几篇來反几真　自家分解自家評　沿途山水題為目　也做了　數首新詩覺道精　一路風光言不盡　途州過縣有官迎　朝朝公館皆完備　處處人夫抬現成　于歲夫人非小可　打的是　皇親府上大官燈　南金真是心中喜　坐在那　寶轎之間只學文　弄月吟花多得意　題山咏水

甚閑襟　雲南萬里途程遠　日落雞鳴曉夜行　漫題這邊處小姐　且題那處淑千金　飄雲正月至京都不意丹匕起早程　只見那　時值初春動物華　各到處　畫閣佳人醉杏花　見几處　遶屋小溪春水漲　見几處　依山香徑夕陽斜　飄雲一路觀風景　處處桐交蔭似麻　愁的是　真正麗君重出世　怕的是冒名女子退回家　沿途好景無心看　萬慮千愁亦嘆嗟　時值孟春交廿二　一行轎馬到京華

話說孟春廿二日假麗君進了京師那督撫的本章先已奏聞了天子元帝一觀此本立刻駕詔午朝一面急

召孟龍避災子一面飛宣武憲王爺兒又着臨朝太監

走軍送到府孟麗君併帶龍輦伺候以便究問

儿處差官出了朝　分頭各自去滔滔　孟龍圖相書房

坐　忽見家丁向裡跑　一揭湘簾單膝跪　喘吁吁

面含京喜稟根苗

啓相爺得知喜從天降今有湖廣督撫差官上本併

道二十名排單護送我家小姐進京了萬歲爺特着太

監到衙相召請同少老爺作速入朝

龍圖聞報喚微微　心向思想更又奇　我女已經相認

了　又來一個好狐疑　莫非兒有分身法　變出個

別外真形上帝都　富貴自來人所慕　太約是　冒名
而至不須提　龍圖時下作爲覽　立刻呼童取蟒衣
侍講加令心也喜　朝廷相召莫遲疑　頂冠束帶多完
畢　坐轎同家快似飛　不表孟家爵將去　且將國舅
府中提　爺見同在東書院　盤坐胡床喜語齊　不諱
別言和別事　正教那　平江侯爵到佳期　忽看門外
官見進　一膝行參向上趨
啓千歲爺得知萬千之喜今有湖廣督撫拜本上京併
遣二十名排軍護送孟小姐到了朝廷旨下特召老王
爺小千歲速入午門

忠孝王爺听此詳　又京又喜又悲傷　款步御案双膝跪
上　咲起桃花兩頰傍　招展龍袍搖玉珮　飛身一躍
下胡床
阿唷果朕差那湖廣的督撫護送孟千金到了你不要
悮報軍情呀　小人怎敢覡有欺召王爺　內官在外
小千歲作速臨朝罷
多情王了喜還悲　一陣傷心痛淚垂　方寸乱來無主
意　腹中暗叫女娥眉
阿唷孟麗君的芳卿呀想殺孤家了你必朕出尋夫主
所以流落在湖廣地方

君王旨下你方來　不知道　受盡飢寒多少災　今日一朝傳喜信　與芳卿　奪袍良偶好和偕

孩不要這般歡喜倘然是冒名來的豈非大失所望

王爺此時亂心苗　催促門官出外瞧　不坐朱輪駟四馬　孤家就此進皇朝　東平千歲言完走　也要了更換龍袍與蟒袍　國丈亭山京又喜　慌忙喚住小英豪

呀芝用兒朝服未更你怎麼思量就走

宗孝王爺急喚童　快拿冠帶出宮中　於是父子齊更服　雲板三敲正應恐　國丈當先騎白馬　王爺在後

秀銀驄　忙似箭　怒如風　公合加鞭與孟公　闡谷

一言賢胆腹　十分暗〻憎乖龍

阿呀豔君的痴兒呀你作弄殺夫婿了

自家只是不言明　又悶兒夫空喜歡　他未薄情孟正

至　你痛無念想芝田　本朝弄出希奇事　又有了

孟女前來賦聖宣

咳嫂兒呀嫂兒你再不說明這〻一個王妃之位就保不

住了

龍圖暗想只攢眉　已到金門落轎騎　我奮王爺孝父

子　拋撇錦鑾步相隨　春色飛　月光輝　劍珮鏘〻

仰望規　當値黃門飛召進　九重天子笑容堆

一阿龍圖閣先生忠孝王圖易恭喜來朝那湖廣督撫已

有本章到了時送閶務班君臨都

朕躬也覺甚愉已　特召諸卿同到朝　如是孟門眞淑

女　賢國舅　眼前便可結鸞交　龍圖翁揖齊稽首

舞蹈三呼拜赭袍

謝皇上沾大恩臣等刻銘肺腑

成宗天子面含春　回首相呼內侍們噯頃刻不備龍鳳

毡　賜坐了　孟家父子與王親　御茶一碗方纔過

隨宿官竹復聖宿

啓萬歲爺得知閨秀孟麗君已召到朝門了
內官方始跪當階　又見黃門奏進來　孟氏千金欽召至　請皇旨下就調排　九重天子龍心悅　一名飛傳出展臺　阿嘴速召孟麗君金鑾當面　黃門領旨一聲傳　假冒于金殿戲耍　萬孟愁生眉黛上　兩淚羞到粉腮邊　垂彩袖　款紅蓮　步入金階至展前　元帝君臣齊下望　丹墀來了女嬋娟　但見那　易云寶髻挽層層　金鳳珠釵左右分　淺罩一重羅墨衣　長拖入福繡花裙　柳眉淡掃無螺黛　杏面微勻有粉痕　態度風流行款款　身材窈窕立亭亭　飄然拜到金鑾

畏　㛹滴七　吐出鶯啼燕語聲

蒙聖恩欽召臣女麗君應命來京恭叅闕下願吾皇萬

歲萬歲萬萬歲

階前拜到假千金　實屬君臣看得明　蒞相交加心暗

驚　悶壞了　風流年少小王親　眉豆喜色登時退

面上頃咨頭刻生　脈脈不言將下淚　沉吟含泪轉傷

心　趨前俯伏金鑾殿　抱笏低豆奏一聲

阿唷君王呀這是個假冒的麗君

微臣原聘有真容　不與階前此女同　伏乞吾王宣一

問　然後把　冒名少艾細追窮　蒙恩欽訪臣鄉蔵

斷不肯　將就完婚要假充　忠孝王爺言就跪　成宗

忽挽小英雄、

　呀國舅平身那女子不是麗君麼只怕看不仔細待寡

人把他召上殿來

龍圖學士未開言　已應傳呼上殿階　彩袖飛揚參御

駕　花裙拾展踏金鑾　飄云拜來彤庭下　年少君王

降玉言

叫俯伏的女子你是孟麗君麼　臣女正是　既如此

抬起頭來龍圖閣先生可行一記

孟相方才立起軀　飄云心內就知机　佯掩面　假合

啼　彩袖斜遮向上趋　一把龍袍拉住了　香喉哽咽悽慘慘

阿哈爹爹呀不意今朝父女又能重見

麗君不孝别爹娘　也只爲　聖旨催婚没主張　携帶

荣蘭同出外　扮的個　儒巾儒服讀書郎　可怜見是

閨房女　一路上　歷盡难艰实慘傷　到得貴州交界

口　染成疾病在招商

咳爹爹呀麗君是未出閨門的弱女那裡受得起途路

之苦可怜孤兒落在那貴州的旅店

發熱發燒難挨　病到床中起不來　虽有荣蘭相作

伴他又是無能無用一裙釵　正當愁苦悲傷處
遇着個洞庭通城路秀才　吱爹乜呀天無絕人之
路　這個却是一名流　坐館教書在貴州　只爲思鄉
辭了主　也怜旅次共相投　五旬已过無兒子　他與
柴號絕代愛　看見孩兒孤苦際　心生惻隱便收留
爹乜呀子丐萬丐丐了這路秀才照着
明葯調和病就輕　見兒孤苦說憐怜　於是同到通城
縣　麗君是　暗訪夫家信與音　過耳之言無实據
又難走探到江陵　因而依傍乾娘處　图個安寧便寄
身　那曉路家承繼母　道兒形狀像叙裙　若然不是

聞門女　為什麼　兩孔穿針在耳根　說得麗君難對
答　没奈何　從頭至尾吐真情　乾娘就與更衣服
仍舊裙釵作女人　見倒耐心將就過　誰知道　東關
頑婢竟私奔　自從受了程途累　他便時時出怨声
一到路門寒素甚　了還起念遂偷行　皆因自己埋名
姓　不敢声張與我尋
爹爹呀不期路門父母相繼而亡
于歸應氏一姑娘　復繼孩兒到武昌　疼愛頗如親炙
母　偏偏不久又身亡　表兄應福撑門戶　開的是
小本營生藥貨行　住在伊家深不便　只惟立志守冰

霜　孟春上又諭臨湖廣　見方好　吐露真情上帝耶
荷咸九重恩德重　今日裡　一朔父女訴衷腸　飄云
言乞低頭淚　弄得个　孟相痴呆沒主張
話說路飄云手拉着孟相爺乚長爹乚短叫得嬌乚親
一乚又把一隻挽袖遮着花容訴苦做作得千態萬狀竟
是一位真正麗君孟相也痴呆了一言不發
武憲王爺動了疑　盤龍毡上起身軀　眉皺乚　笑微
乚　口叫親翁將虎鬚　阿老亲翁你仔細乚　看來
是令千金罷　这般在外受煎熬　自是容顏改几毫
不要把　掌上明珠得復拋　忠孝王爺心也惑　凝眸

看意視靈妓　窺面貌　看未傑　不禁心中倍更焦
嘆這女子那裡還像紙上的姿容倒與金雀夫人眉目
間有些彷彿
但是昕他訴衷情　分明又使孟丁金　言已不錯真堪
緊何已無差實可京　難道本身原若此　畫中画得
太娉婷　孫叡若如孤原聘　竟是個　世俗閨娃孟麗
君
呀芳卿呀芳卿你難道就是這個女子
司馬門楣舊日風　卿本是　千金身價豈尚同　跟隨
繼父還又可　就不該　倚靠厖門小戶中　狗覺吾劃

何所愿　茅簷草舍竟甘從　今朝聖旨追尋出　怎生
把　厖穪称呼叫表兄　全不及　刘女守貞居佛地
全不及　蘇娘殉節罵奸雄　果然原配貞如此　好教
我　愛敬之心一旦空
咳大料我那廝君也不是如此之人
可笑愚人枉冒名　孫家豈不辨清渾　撫然你有傾城
色　少華也　非是貪花戀內人　忠孝王爺心暗想
尨畐時下咲还嗔　微返步　半回身　俯伏金鑾奏聖
君
阿唷陛下呀此女並不是麗君弱質定是冒名而來的

縱然父女隔多年　那有形容認不全　富貴榮華人所慕　這無非　冒名頂替一紅顏　麗君如若金鑾殿　直道說　骨肉之情豈不關　孟相發完微冷笑　飄飄急得意如煎　忙趨近　就趕前　汗透香肌急急言

阿唷爹爹呀怎麼自己的女兒也不認得起來

當初孩兒在官衙　羅綺叢中自是嬌　今受艱難三兩載　要曉得　容顏有異變韶華　父親只說容顏改　難道竟　為此情而撇女娃　假冒麗君言到此　斜提繡裙掩桃花　君王座上心憐憫　一皺龍眉問孟家

阿孟先生父女之間那是天性你不要為面貌有差而

竟置之隔路拋朕看將起來也像個大家的奈上齊杜
麼先生總說不是麗君
他在避門這几時　況兼途路又奔馳　官家閻君難禁
受那得容顏不改之　骨肉開心情義重　先生你看
其形朕听其辭　外官縱有包身胆　也不敢欺哄朝
庭暗弄私　孟相聞听重進礼　說声此女是虛詞
陛下阿就是容顏会改難道連口氣俱改了他是湖廣
声音臣女是雲南口氣
君王点首道声然　拋此艰察總兩般　閣老先生权退
坐　朕躬一試女紅顏　传旨應命方終下　元天子

御休微拾除丞宣

阿湖廣的女子你說是麗君孟相又不相認你逃朕勘來自然亦有假冒待寡人今日考你一考那個真正孟麗君是雲南的閨秀詩詞歌賦諒必全知此刻朕賜你筆研可做一首咏怀的詩來佳與不佳就知虛實

飄匕開命考文才　不覺心中喜氣來　暗叫兩声僥倖了
奴家詩句亦能裁　一篇呈上君王看　何愁那鳳友鸞交不得偕

咳我看那龙鳳毡上端膝坐的一個風流王子必定就是皇甫少華了阿唷好生美麗竟如此丰姿

頭帶双龍嫩抹冠　何郎粉面映顏開　端然盤膝金鑾
坐　好一位　天然丰姿美少年　却恨薄情心太冷
全無見愛與相憐
咳奴家若嫁得這位親王作妾也心中不怨
且作新詩獻帝皇　朝廷一看就非常　果然試出文才
好　少不得　天子當朝做主張　路女想完憂更喜
從容進礼應晨廊
是臣女孟麗君謹遵欽命
元帝聞听動聖顏　回首分付二宫女　排御硯　賜花
箋　令彼吟詩獻一聯　內侍應声称領旨　移張小案

設傍邊．文房四寶俱齊備　又給花墩坐屏前　路氏飄飄忙謝聖　提毫磨墨不遲延　只見他　整衣斂斂坐花墩　舉筆將書色不亦　春筍半舒長彩袖　秋波微盼小玉案　容肅靜　意沉吟　御筆飄香落紙輕　日轉玉階花弄影　新詩一首霎時成　捧箋再拜趨前獻　大悅當今年少君

阿嗜好快呀你做完了麽宮女們取上來朕覽

少年天子贊高才　宮女慌忙取上來　放在金獅鋪玉案　只見那　七言八語排几行

詩曰

九重丹詔忽催婚　舊事淒凉忍細論
萬里雲山爲旅客　三年荆布隱蓬門
明珠辞浦壽还郡　傷木逢春喜發盛
今日可怜憔悴尽　性天親愛亦难温
君王听罷叫傷哉　八句詩中数感怀　閨秀芳名称得
起　孟先生　看来是你女裙釵　休固執　莫疑猜
忍將那　掌上明珠土裡埋　天子喜完連嘆息　取詩
傳下九重來　危尚李士忙相接　國丈爺見亦夾偕
观罷花箋詩八句　小皇来　淒凉不免淚垂怀
阿岳父大人呀到底是个千金不是

這首新詩立刻成　算來也是有才人　三年判布堪揮淚　万里雲山可痛心　情狀像而容不像　今朝苦白好难分　王爺言乞眉頭皺　国丈亭山接口云

阿呀老親翁這是合千金了還有什麼疑忌

龍圖學士頓然呆　手執花箋口不開　意內沉吟心內想　有些要認女裙釵

咳我想這个女子麗君呢不是麗君但是看他的詩辞情狀委實竟得可憐我若將机就計認了女兒也是不成人之美

一則荊襄假麗君　感吾大量感吾恩　二來成就東床

壻　也使老田畢了姻　就便女兒知此事　必然不悔及欢欣　有人替他子歸處　他正好　身做潮綱一品官

咳雖然如此想已使不得的我若認了這一个冒名女兒那裡禁得夫人埋怨

刘家郡主認當椿　倘且生嗔不喜欢　我若今朝行此事　未知氣得怎生般　老夫到要成人美　怕只怕太上言語見識偏　孟相沉吟将欲奏　假今侍講已當先　趨篤下　拜君前　合笑含嗔啓圣顔

臣侍講孟加齡有言奏聞陛下從來說父子天性那有

臣姨歸而臣父不認之理今日如此含糊過去臣父到
與冒名女子通共欺君了望吾皇聖明詳察為臣子者
豈敢欺罔朝廷
嘉齡奏罷拜明君　元主狐疑費處分　看七詩箋觀賂
女　又不忍　當朝變臉唱佳人　龍眉微皺天心快
只得開言叫一聲
叫小王來過來聽寡人明斷那須歷君呢朕亦未曾見
卿亦未嘗親見這女子呢龍圖閣先生又說委實不是
拙朕看他的貌試他的才也算得起一個相府千金也
做得起一個親王的原配難道他竟是冒名的麼朕倒

有些狐疑不决
今朝欲待退他还　就恐其中有不然　况且观伊才貌
好　也是個　群花之内一神仙　朕今做了多情主
卿可休爲薄倖人　就便佳人原假冒　罪名一槩尽從
寬　好生携轉楽王府　爲正爲偏你任轉
皇国舅呀他的來意是以吴卿爲少年王子諒必惜玉
怜香
忽然識破冒名來　也必相憐羡慕懷　不作妻房應作
妾　斷莫有　退回本地棄塵埃　因知卿是多情客
他所以　大胆臨京冒險來　國舅若然心固執　豈不

被　佳人笑你是書癡

阿東平君雖然說你是蓋世英雄也不可過于老實

就算郡叙是冒名　其心可憐切無情　若然發退荆襄

地　你叫他　怎抱着慚別嫁人　或者竟是虛冒女

那是国舅竟回情　朕躬不忍傷其意　忠孝王　可帶

娉婷回轉門

阿假麗君你說朕躬判断得好麽快上平身起來與忠

孝王同坐着朱輪簪去罷

君王言乞帶春風　假冒千金粉面紅　感佩朝廷怜弱

質　明知原配已难尤　他不敢　上前爭說虛和實

地不敢　復作悲声狀與容　惟是伏于金鑾下　芳心暗念聖恩隆

阿哨君王呀多謝天恩恰閒　不忍將奴退轉鄉　殷勤相勸小王親　奴家只願爲姬妾　且看他　可有怜香惜玉心　路女飄云斜眼視　又憂又喜暗沉匕　只見鄉　少年王子美英才　听罷君王笑起來　招展龍袍重進礼　飛揚金帯又當臺奏請朝廷另處裁

陛下呀微臣不敢謝恩還望吾皇另行裁奪

恩叨聖眷降綸音　天下須行訪選君　直者到來當拜

領　奈何此是冒名人　立爲正室完婚配　豈非令
孟女負身冷了心　貴者賤而虛者貴　見新棄舊是微
臣　竟稱原配千非可　就做偏房也不應　伏乞我皇
重判斷　少華是　平生誠實不鍾情
陛下呀微臣不欲領回鑾　天恩別加雨露
叩封王位立丹墀　惟有忠君報國忱　座中凄凉無粉
黛　房中寂寞少釵鈿　隨身只有頑奴侍　就寢從無
美色偕　不敢呼　眞正麗君顏薄倖　寧可使　冒名
女子與讎敵　王爺奏罷低頭伏　元主京奇呼怪哉
阿唷怪哉朕看卿態度風流爲什麼心腸如此

當年時節樂怎當 怎没金釵十二行 這等隨俗和度日 豈非就悮好春光

皮總是朕躬不明失于詳察逼走了孟家閨秀以致國舅心灰

成宗天子說完言 忠孝王爺謝了恩 路女聞听千歲語 又哀又苦又悲殘 低翠黛 變紅顏 蘭惠芳心一陣酸 阿嗜奴家好苦命 只說才高貌更高 自然充得孟多姣 當堂見了康知縣 宝轎香車送到朝

咳我只道孟千金的父母还在雲南只須得叫過了朝廷便與忠孝王同偕花燭

那知現有孟龍圖　不是亲生怎認奴　咬定牙關言假冒　叫人難辨亦如何　感承天子憐微命　賜與王亲雨露多

咳誰知道風流王子竟是個鐵石心腸

不躭酒色負春風　只曉心存一点忠　就寢竟無借美女　隨身只有用頑童　少年誠實無奇絕　也算他男子之間蓋世雄

咳我想忠孝王不肯携回必然要發回本地去了

上京時節好歡欣　知縣臨門候送行　一路威風眞嚇死　誰不叫　東平千歲御夫人　如今發轉荊襄去

那怜我　滿面羞慚怎再生
阿唷好生苦命我路瓢云死在金鑾殿也能叫忠孝全
動一点怜惜之心
佳人想罷好傷悲　五內如焚欲斷腸　彩袖斜遮紅粉
面　跪上來　凄々惨々叫君王
阿唷萬歲呀
臣女多年在外邊　可怜苦守舊姻緣　一朝望得君王
召　再不道　欲取來京要退還　夫妻情惨爹棄女
殘軀何必立人間　此時死在金鑾殿　表白了　苦節
清貞這數年　路氏瓢云言乞痛　退行几步撞金鑾

只見他　淚如雨下落香腮　哽咽悲泣痛更哀　向上斜遮長彩袖　裙边倒退小紅鞋　秋波看定盤龍柱　拚却殘生撞過來　武憲王爺真大駭　東平千歲也渾呆　九重天子龍顔变　叫了声　左右宫娥快救來　早見那　兩个宫人閃出庭　如飛抱住假千金　依然扶到君王下　元主開言叫一声

吓也罷孟先生決言假冒忠孝王不肯携回此女子又道夫棄糟糠父棄亲女不愿再生要撞死在金鑾殿上朕倒被你們攪得昏了辨不出誰是誰非今且將他收入萬壽宫中伺候太后待等丽君到來一并子歸忠

孝王便了

朝廷一旨下當朝　兩个內官相引遵　于時領進美多姣　路女含悲謝赭袍　成宗天子傳龐福　嚇得个雜貨經營魂魄消

話說元天子一声旨下那黃門官高叫道万歲爺有旨帶刁民龐福進朝這个做生意的人那裡京嚇得起他听見万歲爺叫刁民竟嚇得渾身打戰一步都走不動了有一位值殿將軍趕過來提小孩子一般提到金階跪下元帝大怒道把你這大胆刁民該重處你將誰家的女子假充作孟小姐搖行搪塞龐福連連叩頭道

万歲爺的天恩送原是小民表妹自道孟府千金叫小民報官的若說一切細底委實不曉小民就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擁塞皇爺原福言訖頭磕金堦叩得血流滿面元主改容道一介愚民寡人也不計較了賞他二十兩銀子回鄉去罷

原福千時謝了恩　領銀二十出朝門　抱頭鼠竄忙忙去　不敢停留動了身　督撫排軍都約伴　一個個垂頭喪氣少精神　不談衆等歸湖廣　且說君王散朝廷　孟相加令齊退步　亭山父子共抬身　乘馬走坐轎行　取次紛紛出午門　元主退朝無用表　暫提

路氏一佳人　入參太后行宮禮　遂作隨身眾女們
服侍從無離左右　趨迎惟只獻殷勤　容貌麗　性溫
存　太后娘七甚喜欣　相愛過于眾侍婢　錦衣玉食
每加恩　飄云得了安身處　倒可也　心內欣然感圣
恩　千歲夫人虽未做　後宮富貴亦非輕　只祈孟府
千金出　那時節　就好同歸皇甫門　慢表飄云隨太
后　且言當下散朝情
話說當下天子散朝孟相等回家也不適當个新說笑
七那武憲王父子却像添了一樁心事倒有些疑假疑
真走馬回府便向內宮而來

忠孝王爺惱更疑　將冠一探氣長吁　王妃看七来王

面　笑動香腮呼何奇

呀哥哉又有甚麼不道意了

国丈攢眉起口云，細言朝內怎生情　王妃听說京还

喜　貌既美來詩亦好　試观多半孟千金　若言那幅

新畫上　大料世　世界之中沒此人　不過自家描得

美　故而西施任娉婷　今朝既有姣娥至　到休將

無拋真容作証明，

咳你爺兒們不要疑忌就是一个絕色佳人受了千辛

万苦少不得也要憔悴々々的你看金雀宮媳婦初進

門時面龐兒又黃又瘦這如今好厭調理得真正似玉如花那湖廣送來的孟小姐如若娶到家中將養幾時自然也就分外齊整也

國太開言把口開　孤家也在這边猜　國中要實無双貌　那有姿容恁美哉　必定自身描得好　本人顏亦不能借　若覌送到裙釵女　也有容來也有才　虽則未如畫上　可共以　東宮媳婦一站排　茶翁總說非真女　孤却难于硬處裁　尹氏王妃眉皺皺　沉吟良久笑顏開

阿王爺去接蘇奶奶來罷我們細細的問他一問

他是千金一乳娘　自然件件曉端詳　只消去接伊來
問　就知道　面上眞容短與長　如若本身原不及
必然就是那紅妝　皐來父子齊稱好　立刻傳言遣紀
綱　孟府請回蘇奶奶　家中有事要商量　其人奉命
如飛去　走到了　丞相衙前已夕陽

話說衆人至孟府　誰知來蘇門上人遂入內　常報聞孟
夫人道　必爲這件事了　蘇娘子明早去罷　賈氏就叫門
公出去說今日天晚了　孟太太相留明日一早回來　那
边王府家丁回去稟從這孟太太設个小宴與娘子餞行
孟太夫人病已康　連朝家務亦鋪張　于時餞別蘇娘

子　親敬了　酬謝勤勞酒一觴　叮囑那椿休洩漏
便時不可便声揚　蘇家娘子称知道　膳後回房着疊
箱　瑞柳已聞歸去信　真正樂殺小梅香　心快活
意慌忙　在側相帮也束裝　只有那班諸姊妹　人人
不捨與悲傷
話說梅網等那班侍女聞得瑞柳要去了都向着他一
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泣这瑞柳滿心裡要報音信住
在相府中如坐針毡一般那裡还有什麼捨不得見他
們啼哭之際倒脫了一件舊紬衫急匕來还文杏乱叫
道二姐匕还了你這件衫子我明朝要回去了文杏又

惱又笑的道我們捨不得你到這般高與緗梅一邊指淚一邊說道三妹子我等也不及餞行了下次來時再補情誼衆人說罷皆傷心　瑞柳于時也淚淋　敘了許多言共語　方纔各自進房門　一宵夜事且休表　次日清晨便起身　娘子臨窗梳洗畢　低呼瑞柳便叮嚀　今朝回轉秦王府　不可多言孟宅情　信氏連聲稱曉得　心中暗暗笑難禁　于時娘子更衣畢　已報魚軒在外迎　遂把箱籠鋪蓋發　拜辭了　太夫人與少夫人丫環也共同盟別　緗梅等　兩眼紅紅送出門　實氏當時乘轎起　侍女隨後坐車行　一路忠孝王爺府

喘七七　雲板三敲報門開　尹氏太妃差婢接　東平千歲出堂迎　先覌搬進行裝類　後見蘇家奶七臨　怜伯多被劝撒玉　大家都在合宮門　從頭礼罷齊歸坐　男数哭過三兩声　喘柳丫環偏性急　巴不得高七與七說新聞　立乎忠孝王爺後　暗扯宮袍外幅襟　千歲不知其中故　回眸一看反生嗔

呀瑞柳你怎麽拉出來

王爺言罷把身抬　坐了沉香榻上來　鄰幅宮袍言好笑　遊七扑我實奇哉　丫環斉得通紅臉　無可如何亦走開　一道香茶呈送了　王妃坐上笑盈腮

呵張家母昨者遣人來接一則家下沒人料理二來有
件事情相商只因爲
吾鄉督撫奉皇宣　遍訪千金護送還　昨日已經臨闕
下　朝廷召問在金鑾　他言女扮男妝出　相共榮蘭
出了滇　行到貴州身染病　遇見个　荆裴路姓繼爲
男　帶回湖廣通城縣　却被乾娘察原端　盤出原情
知是女　復原依舊作紅顏　後來路家夫妻死　歸到
龐門姑母前　脫着羸如荼蘼骨　傷上不久又歸泉
表兄表嫂支門戶　在伊家　如是幾年竟數年　知得
天恩欽察訪　遂將名字報當官　因而督撫差人送

今至都中拜丞顔
阿蘇來母也是這樣說那曉得孟相爺不認
朝廷復又試其才　詩亦情新做得來　只爲龍圖言假
月　大家心內動疑猜　如今收進皇宮裡　消停着
察出眞情再主裁
阿蘇來母我恐怕果是千金豈不害他在皇宮裡麼
因而接尔聘家門　問个分明放了心　孟府千金尊乳
娘　自然細底盡知聞　容貌端的如何樣　圖上描來
眞不眞　以實告虛免危了　豈非有害貴千金　王妃
言乞其中故　蘇娘子　滿面春風應一話

話說蘇娘子應道正是妾身也聞得孟相命回家說有
这件勾當但是我們小姐忝賞生得無双休說畫上有
假孟千金木身还要上齊整多與那江嫣然也坐在
下边榄上所見這些說話巴不得以真爲假埋沒了孟
小姐好待他刘郡主得時就挨上來道那裡有千金小
姐在低三下四的人家住了几年的道理自然不是孟
小姐了節孝夫人只是呆道也不說長道短竝不揣摸
一聞江嫣閒只說忍不住起來
立在蘇家奶上边　剑鯛秋波覻附覻　忠孝王翁窺見
了　忙上開口叫了環

呀瑞柳說什麼何叫燕奴上快請

娘子登時面色變　連稱不過是閒情　丫環着意難瞞

急　他索性　笑啓朱唇叫一声

阿蘇奶匕你不要含糊了話小姐已經認了还聽些什麽

国丈王妃笑更欢　東平千歲急當先　含悲拉住蘇娘

子　又是欣然又慘然

呀啃蘇氏母呀你好甚心呀話小姐到底如何了爲什

麽瞞着我

今朝必要見分明　半句朝瞞也不听　話府千金何所

在　快些實說快些云　王妃国丈齊圍定　逼得个

娘子郁呆没處分　節孝夫人言落笑　也開信口吐嬌声

呀蘇奶々快言呀也叫大家歡喜々々

立起身來向衆呼

嗐太妃千歲呀侍妾身說就是了請坐下好講話

孟太夫人卧在床　請医調治不安康　龙啚侍講多憂慮　父子双々暗地商　別位用方俱没效　只好請當朝丞相麗明堂

小王爺呀孟相爺說麗大人的容貌又像小姐的名字又像小姐去了這个王字不是千金的芳諱麽

不若相邀到府門　請他看看太夫人　果然正是千金

女　見了这　母在垂危必認亲　娘子方絕言到此

小丟奈　一声京頭痛加欣

阿嫲岳母既麗丞相就是孟千金么

娘子含欣說慢些　少不得　妾身鄉七数根基　老爺

父子商量定　侍離亲身去請伊　真正事情逢凑巧

適見个　堂官来報更希奇

向小千歲你道那堂官是誰說也奇怪

他竟像　小姐同行那女巫　容顏甚活是榮蘭　那時

侍試心疑惑　就請了　酈相明堂到府間　看病之中

原要試。偏上有客至門闌。韓氏太上夫人娘。看望
而來已入軒　鄺相于時迴避去　閒了个　煎方二劑
便爾逐
阿小王爺那曉得鄺丞相這一回去竟不肯來看了
病于內閣办朝情　連次相邀自轉身　直到那天初五
日　方纔候着請臨門
阿小千歲那孟少老爺預先吩囑過夫人叫孟太上見
鄺相在房時竟撇開了帳子扯住了認起來
他如常下認樁管　一筆勾消不必言　如若其時還未
說。竟妝昏迷在床前。夫人受討亢辭　到了那

初五兩期便送狀　忠孝王爺可至此　喜歡得　老娘
設展急開言
阿唷蘇任母那酈丞相竟是孟千金麼初五日可曾就
認你不要相瞞一句細細從頭言明阿
蘇家娘子笑呼王　不要慌來不要忙　我既已經言到
此　自然索性訴端詳　千是酈相來房內　孟太夫人
便假妝　做个病重光景　掀開帳子坐牙床　裝抱
一把拉將住　竟說亲生你撇娘
千歲呼那酈大人看見夫人扯住倒忙忙的走遠床前
太七其時就發昏　牙關咬緊合双睛　大家呼喚権蘇

醒　睡丞相　也上前來叫母親　孟府夫人方始蘇

相認後　果然真是女千金　蘇家娘子言于此　喜怀

了　皇府門中一衆人

話說蘇家娘子說到了孟夫人登堂哪丞相認親那武

憲王夫妻父子真正是京喜交加非一言可盡

亭山国丈笑微微　滿面春風將虎鬚　扯着盤龍金角

椅　手加額上叫声奇

阿哈奇哉公然孟小姐就是當朝哪相

一見真容我就疑　道他名字亦蹺蹊　果然不出孤家

料　孟家翁　已在前番認了伊

阿唷怪哉乜乜既然劉丞相已經認過什么孟親家府
上職着我皇甫門中
當年射柳定婚姻　孟氏千金屬我門　只聽前个爲宰
相　姑一段　奉旨良偶必須成　柔家如此瞞吞處
莫不是　一姓之姻悔了心
阿蘇柔母我這裡空着昊鳳宮正擱起不把花語也等
不負千金了爲什么柔家那边姑娘見怪蘇柔家你把
不言的緣故細乜的談來
國太等山猶罷言　王妃時下暗加歡　笑生兩頰紅霞
上　春到双眉翠黛边　扯住東平千歳手　一声京換

叫芝田

阿嗒芝田兒阿那說你的原配就是你的老師

深閨弱質一裙釵　他竟有　如此能來如此才　稟上

威風居極品　堂上爵位列三台　这纖女子眞奇絕

还倒把　鬼雄兒女提拔來

阿嗒眞上奇事從古至今那有这樣賽過男兒的女子

我皇甫門中倒把了一个媳婦方能重整門庭實在書

出意外

蘇家親母快些言　孟府瞞人爲甚緣　一品當朝兒媳

婦　我們當背放鬆寬　君前上个陳情表　少不得

成就鸞交鳳友緣　尹氏太妃真喜悅　忠孝王　幽情

万種口难言

話說忠孝王听了這个喜信那心中的悲喜也說不出口來只問了一声認亲後因何瞞隱蘇奶七道孟太夫人等原埋怨小姐說爲什庅父母在京仍然隱昧爲什庅夫家與咱依旧不言小姐到說得好當初不說呢還有刘国丈在朝倘然逼迫支那岂不是自招其禍如今不言呢忠孝王娶了刘門那郡主王府中家道已成況且我做着朝廷宰相還有繼父母都在京中娶親着自已的更兼又入贅梁門這一說明了难道敢參亲娘冷落

回家相府千金另行婚配如若梁家相一概上下本章道欺哄朝廷廝弄朝臣撓亂陰陽悞人婚姻這四條重款一來我就是个杀剐的大罪請問父母还是說的是呢不說的是蘇娘子話未言完忠孝王双眉一皺大惱道阿唷々孟岳母好不明白見他这様說准道就不為我分辨兩句蘇奶々道孟大々原向小姐說女婿那边空着冰鳳宮擱起了妃詔命未嘗有負于你忠孝回嗔作喜道好哪丞相怎庅說呢蘇娘子道小姐說虽然如此從古至今那有个老師嫁門生的道理武憲王听了不覺拍椅拈鬚哈々大笑

于是說罷認柔情　娘子含羞整袖云　小姐臨行曾有語　千叮万嘱太夫人　若將消息通王府　一定要京天動地奏圣君　況且未知皇上意　天心不悦又遭刑　只因小姐言如此　孟太々　隱忍情形怕説明　爲此姿身難洩漏　也防貽禍到千金　王爺知道休輕忽　这事还當斟酌行　娘子言完前後故　閙亂了風流年少小王亲　双眉柳葉攢还放　兩頰蓮花退復生　意沉々　背手凝堂微々咲　情默々　低頭弄袖半含嗔　忽然想到憂心處　立頓朝靴嘆一声

咳总是爹娘害我旧年若許成就一道辭婚表去那廂

丞相也肯出來

都是爹上史丹菜　逼死逼生逼成婚　當初許上竒婚

表　那丞相　也動些〻不忍心　他若說成就了

救狀郡主成婚　偏〻性急难容緩　務必要　陷郡兒

爲淅倅人　今日果然伊爲此　这一件　疑難之事怎

調停　王妃見說微〻哭　連把媂兒叫兩声

咳媂兒呀媂兒塑　縂什広早則娶了金雀宫媳婦現在

留着亚房放着花詰的有何萧倅于个既得知了喜信

只消得上本陳情便了

懇求賜配一封章　自然是　天子當朝作主張　胞姉

現今爲帝后　难道不　駕前帮助奏君王　这椿事件何难处　真正痴兒枉着忙
芝田呀只須窝胡一表就賜你花燭成亲了有朝廷作主难道怕孟府中賴了婚不成
孟家亲母也痴獃　爲甚相瞞口不開　我女現爲天子后　怕什麽　难將弟婦叫回來　只須一本朝中去
这段良缘就合偕　尹氏太妃言乞喜　王爺也竟放愁怀　亥母亲便这般說拋孩兒看來也不容易
王爺道罷也含欢　国丈夫妻尽樂然　郡主倒还無甚惱　江嫣听得氣冲肝　面青唇白容顏变　只把那

怒目睁匕覷女環　瑞柳一覩心内惱　又嗔又笑自偷言　阿唷江三嫂你睁着眼睛看我难道怕了不成　再把那个喜信見說出來索性氣他一氣

瑞柳于時喜氣高　揚眉吐氣樂滔匕　一覩娘子明言畢　送了环　又上前來道事由

話說柳梅見說完了孟小姐的情節他又笑嘻匕的上前說道太王爺太王妃小千歲还有一个喜信哩義烈夫人也有个着落了那武憲王夫妻并東平千歲乱烘匕齊匕問道阿唷奇哉怎麼義烈夫人也有了着落了蘇娘子又嗔又笑把柳眉看了一眼道这樣个瑞柳姐

眞假不知胄々失々又在此亂道答應說話則有些意

思也不過望梅止渴

孟家太々想千金　要到那　梁相衙中問信音　自製

几般精潔菓　差了个　狄三媳婦往梁門　請安鄺相

夫人好　并問塲中主考寧　相後回來相訴說　也是

个　傳聞說話未爲眞

孩兒身那有這个造化狄三娘回家說那鄺太々的面

貌竟與蘇姑娘一般孟太々道是个梁丞相原是云南

人想必映雪投池時被他救去承繼做了女兒招彩樓

招着小姐等他出塲來待我相問必定就是映雪所以

小姐安心穩的住在梁家

這言不過試猜疑　未見真來未見虛　瑞娘姐于傍首
听　就在此　糊言亂語把他提　蘇家良子陳明畢
喜煞了　国丈爺兒與太妃

話說武憲王等听了这些緣故一齊京喜道阿呀奇哉
匕匕可見得該是姻緣再折不開的不枉了我們留着
碧鸞宮併請來的宮詔公然他尚在人間

消停一本奏君王　他與于金共合偕　皇甫門中真大
幸　三宮媳婦尽矣哉　定明就要完花烛　到了那
吉日真正鬧不開　灵鳳宮房總排設　碧鸞南院又鋪

排　孟家小姐交杯後．義烈夫人合卺來　熱鬧繁華

言不盡　那時候　孩兒可意可開怀

咳眞正謝天謝地孟小姐有了佳音蘇姑娘也有了喜信

實可嘉來實可嘉　双双喜事到吾衙．怪不得　樹頭

灵鵲朝朝叫　怪不得　房內明灯夜夜花　今日果然

知喜信　祥徵吉兆早臨家　王妃国丈言完笑　小千

歲　弄得心中乱似麻　一片春風籠玉面　万重喜色

印紅霞．欣然坐在沉香榻．喚了个　瑞柳丫环着實

夸　阿唷看你不出倒有此爲主忠心是了方纔你拉我

時節原要告訴我这椿喜事那曉得这麼个糊塗小千

歲返說起來了
可嘉可喜你忠心　採得佳音要報聞　今日若非虧了你　蘇家奶〻豈言聞　娶得孟府千金後　我還要重〻相酬賞給銀　待等他時年長大　配你个齊〻整〻好夫君　丫環見說羞含笑　吐氣揚眉分外欣
惱得江嫣眞恨極　連反白眼出堂門　大家正在欣然處　雲板声傳有客來　忠孝王爺隨至外　早不覺一天混過又黃昏　內宮然後消停坐　又叙了多少長情與短情　国丈太妃歸寢室　小王爺方才自已要安身　步回灵鳳深宮內　伺候書童就出迎

話說忠孝王爺到靈鳳宮中那兩箱房的書童就來伺候一个捧茶過來笑嘻嘻道小王爺今日恭喜有了兩椿喜事了王爺也笑了一笑說道你們去罷不要在此服侍

書童答應出書堂　帶轉朱扉自轉箱　年少王親多得意　宮門一閉鎖灯光　移張金角盤龍椅　坐在真容供桌傍　含笑含情頻顧盼　又嗔又怨細端詳　凝眸良久神魂蕩　叫了声　不遠孤家入洞房

阿唷芳卿呀芳卿孤家一封表去就與你花燭成親了

阿呀妙呀那其間好生欢喜

崖歡送入洞房中　錦袱挑開見玉容　得待酒闌人散
後　就好到　銷金帳裏煖春風　王爺說罷心欢悅
又不覺　想後思前動曲衷
呀孟府千金呀
只道芳卿一女郎　不知流落在何方　我爲尔　彩亭
虛供王妃詔　我爲尔　寂寞寒衾甘忍耐　我爲尔
豐鳳存留正室房　我爲尔　風流樂事不思量　我爲
尔　久閉宮房自孤宿　我爲尔　三載光陰義未忘
孤本欲　辞圣訪妻遊天地　孤本欲　掛冠被髮入仙
鄉　平生富貴全抛去　原配恩情但念將　不道今朝

聞喜信　卿就是　保和殿主酈明堂

阿喑奇哉〻〻　世上竟有此釵裙

女扮男妝易服逃　孤貞獨保智謀高　三元連捷登金榜　一品飛陞立聖朝　如此奇才如此貌　看起來古今惟我孟多嬌

咳好生慚媿我皇甫少華倒靠的是妻子提携

感卿當位奏明君　皇榜招求赴午門　有罪之人俱赦免　这就是　暗中爲顧丈夫心　少華頗有提携力　方能彀　忠孝全而事業成　堪敬你來堪愧我　竟彀了　酈君名下一門生

完

呵唷好一个滑稽多智的能人　素日間竟不露一些滑智

我為芳卿似画中　因而引誘看其容　何期尔竟多机變　妝一个　不覔之形乱我胸

呵唷丁滑的芳卿呀尔騙得兒夫殼了　見孤說話徒傷悲　面上全無慘淡形　反劝我　数載之中先納妾　反劝我　三年以後再聯婚　自家現做當朝相　还要說　近代何人作女臣　如此言詞回答我　孤自然　丟開妄想不疑心

阿咳麗君的狠心人呀尔也忒聰明狡滑　前旨和偕郡主辰　要迎師母酈夫人　聰明狡猾誰如

介　隨口而言說有娠　哄得孤家心更信　就不敢一門生無礼犯師尊　誰知竟是眞元配　作弄得　老實兒夫太尽情

　阿芳卿呀你也有朝吐露公然已認過了爺娘了

孟家岳母竟相瞞　見我毫無一句言　不是女环來報信　孤家还在夢魂中　如今此事遲延了　已入塲中做試官　待有芳卿將出院　那時一本奏金鑾

　阿呀妙呀那時候也不怕老師不嫁門生了

更兼映雪一姑娘　难道佳人果未上　如是相門深小姐　孤家竟　定期双娶二紅妝

咳映雪姑娘可可敬你報洩的烈性
小姐仇人你不從　昆明池上表清風　孤家感德無由
報　也將卿　排作夫人受誥封　你若果然梁小姐
就可以　洞房花燭碧鴛宮
咳孟府千金蘇家烈女若臨花燭之期就說不得我門
生無禮了那時節先與老師知悄伉儷再同師母成就夫妻
这般配合古今無　大胆門生要辨孤　師母師尊都嫁
我　少華造化是如何　今朝得此眞消息　等只等
一道飛章請勅符　忠孝王爺思到此　喜欢得　朝靴
登地笑容多　坐視良久抬身起　自執紅灯入繡罗

話說忠孝王疑思良久不覺坐到三更遂立起身來自
已携灯入戶但見那
朱門推入外房間　寂寂無人思悄然　宝帳双垂春減
色　金炉半冷夜生寒　殘灯坐有搖屏影　良久难逢
在洞仙　富貴深宮如錦綉　只少个　傾国傾城一嬋
娟　王爺不覺容悽慘　長嘆連声掩了門
咳怎麼得詠麗君在此
年少王爺嘆兩声　含情独自展孤衾　除冠脫服俱完
畢　就被歪倚歇了身　自是偶來方磕眼　果然喜到
更精神　王爺知得佳消息　倒覺清清夢不成　拔下

這边千歲事　且談金雀一夫人

話說刘郡主这日方曉得了此番信息虽則不甚生嗔

到底有何欢喜

歸到香房脉脉然　也無欢笑也無言　凝眸半晌凭几

上　倒底何時倚枕边　晚膳吃完昏省過　呆呆孤坐

綠窗前　一枝殘燭搖紅影　几縷餘香透碧烟　直久

未闻千歲至　只覺得蘭閨寂寞更傷殘

呵惜訝了此刻还不見他來

每日黄昏就到房　談談笑笑对灯光　怜香惜玉恩情

美　携手齊眉義氣長　許久惱存相伴慣　今朝不至

好悽凉　有心喚將閑門把　猶恐他來掃興行　且是消停權等待　東平王子或臨房　夫人想罷依然候靜坐深宮待粉郎　但听得　沉〻街鼓遶垣墻　一記敲終二記傳　只等得　簾影綠窗金獸冷　只等得燈花紅垂玉釵殘　只等得　怨色微〻生黛上　只等得　噴霞淚〻起腮边　夫人坐到三更後　就是龍声悄〻然

却說刘燕玉坐到三更还不見王爺入室那些侍兒們都在那裡打磕睡江嫣立起來冷笑道那主呀小王爺是不來的了我們關上門兒罷刘郡主托着香腮點頭

答應

江嫣隨即把灯携　閉好堂門入内居　侍女等人都去了　又関寢室兩朱扉　回身走到紗窻下　嘆口氣

扯匕多嬌郡主衣

呀郡主阿你如今不要这般欺弱了孟小姐與蘇家的

女兒都有了信息哩

老少王爺與太妃　你看匕　这般欢喜與京奇　他們

如若于歸了　自然是　一悦同心把你欺　先進山門

當業大　休得要　低頭服小奉承伊　爹娘遠在边關

地　自己才情要放些　你若再行如此軟　那情趣發

被人欺　休懵懂　莫痴迷　我的言辭是與非
郡主呀還有一件你看那瑞柳的丫頭妖膛態的拉扯
起小王爺來
千歲虽然走避開　因他報信甚欢恠　丫頭持了些微
愛　必定妝姣與賣乖　郡主寬松如不管　小王爺
閑花野草一齊來　多姣听罷江嫣語　点頭沉吟半晌
呆　皺匕眉頭呵口氣　立起來　就移妝匣御金釵
回身坐在牙床上　鮮却湘裙換睡鞋　素足横擔先繞
匕　香勾半着又扮匕　容慘淡　意痴歎　暗自疑來
暗自猜

阿哨癡情的王子奴爲你受千辛萬苦方纔嫁得你爲夫
依你願終擔擱奴　只因爲　难逢父母強調和　今朝
當面分明怨　都是爹娘悞了我
咳偏心的夫主呀你今朝得了孟小姐的喜信就這般
的冷落奴家了
每日淸閑就步臨　同行同坐慢温存　相催迅速遲七
夫　不住的　叫句夫人叫句卿　今日得聞双喜信
公然竟自轉中庭　也不走來現一遍　叫奴家　開門
直等到三更　而今未娶猶如此　他日娶成了来時
倍絶情

咳那孟小姐做到了一品朝肯性情是不知怎麼驕傲的了

況我亡兄逼走他　多因結怨在奴家　天長地久同相處　豈沒有　失禮違規半点差　彼是正房奴側室也只好　吞声忍氣暗嗟呀　更兼映雪蘇門女　今作螟蛉在相衙　伊亦哥已凌逼過　相逢又是一仇人若是倚勢欺了我　孟小姐　必然怪奴而必護他　忠孝君侯同了路　那時候　激天風雨打殘花

咳可笑我江乳母說的這些言語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行為了

帝府千金貴等閑　官居一品掌朝權　夫家尚且他提拔　自然是　堂上翁姑更喜欢　况復至親俱在此　父兄當道作高官　自身又及為原配　他的这　勢焰滔天豈比凡　話說西宮蘇映雪　現今承繼大家門　虽于窮士門中出　已做了　相府千金赫赫然　再有正妃為護氏　填所謂　泰山之穩不須言　他都是備修來福　惟我孤栄實可憐　生母早亡依嫡母　在家已是受熬煎　後歸府内辛勤極　每日裡　服侍姑娘那一班

咳我只道受了这些磨折自然是苦盡甘來

情君當初未畢姻　尚無原配孟千金　痴心逕道他亡了　自然是　一進門來作正宮　那曉春婚伊現在　又添映雪一補敘　將奴安置東宮內　留着中間待麗君　忠孝親王相守義　頭一夜　洞房就是冷清清　只因亦有三年願　我倒也　深怪兒夫太薄情　況復翁姑多愛惜　声名亦　儼然不啻正夫人　誰知孟府千金出　更添了　映雪投池已復生　欢喜未完愁又到　命中造定正該應

咳奴家若比他們真正是万分不及

家風已是喻權好　丸辭水淌骨肉殘　兄長慘亡刑部

獄　爹娘遠在雁門關　惟奴嫁入親王府　孤苦伶仃誰可憐　可笑江嫣言得好　說什麽　山門先進我為前　他都如此酒天勢　奴怎敢　胆大包身出此言　手段才情施不得　刘燕玉　惟憑乖順保清閒　夫人想罷長吁氣　換上了　紅睡鞋子入帳間　獨擁羅衾情默默　孤凄綉枕意懨懨　只因心內生煩惱　直到將明夢始全　佳表東宮刘燕玉　且說那　風流天子小英賢

話說忠孝王心中有事這一夜裡打點怎麽上本怎麽完婚竟着忙得不能睡着早辰起來先吃了早點冠帶畢暗暗想道虽則蘇奶奶洩漏消息還得向岳父母問

个分明
若然輕忽上表章　倒休叫　丁滑芳卿抵賴將　岳母
岳父爲了主　那時不怕麗明堂　王翁想罷心欢喜、
整頓衣冠出西堂　看〻日光天尚早　晴思且自到東
房　呀正是孤家昨晚竟沒有到金雀宮一行不要被他
說有了孟小姐就冷落他了
從來婦道最多心　必怨孤衆太薄情　此刻出門天尚
早　不如且去暑温存　王翁想罷歸金雀　只見江嫣
已起身　寂靜四堂剛捲幙　深沉綉戶乍開門　夫人
床上又安寢　默〻無言擁錦衾　丁歲見時忙步近

看了看　多姣睡態可怜生　容帶笑　眼含情　用手推匕叫一声　阿呀芳卿好睡

夫人亮醒鳳眸開　低問相呼爲甚來　忠孝王爺幃內坐　昨宵有失伴妝台　心忙意乱無閑暇　今日沉思甚掛怀　敢問夫人可好睡　莫不是　夢魂剛出楚陽台　咳好極了孟小姐公然有信

孤家一本奏明君　不久完成財柳婚　孟氏千金花烛後　那時就要伴夫人　三年長素由卿吃　百夜思深任我亲　魚水之恩真永遠　莫貪片刻夢巫雲　王爺言訖相覌笑　刘燕玉　一番嗔痴化喜欣　擡頭衣裳

推枕起　也同千歲與殷勤、少年王子消停坐　飲了盞　嫩葉香茶立起身、郡主可是臨宝鏡　東平千歲出房行

話說忠孝王安罷了郡主数言就到舞綵宮請安了向父母道孩兒已用早点就此要到岳父母家中問個的实回來吃午膳便了国丈王妃一齊道是小千歲便走出宮來

雲板三擊出艮鑾　高坐朱輪走正轅　儀仗不排惟單傘　滔滔直到孟衙前　王爺下車司閽接　一个七单膝行參稟事端

搭王爺相爺與少老爺都進衙門去了不在家中

千歲聞言應一声　孤家就見太夫人　司閽隨即敲雲

版　忠孝王爺進二門　只見魁郎書院出　從容相告

人高厥　行緩欵　意殷勤　作揖含欢启口云　祖父

家君皆早出　姑父光降失相迎　東平千歲忙回礼

把手携匕面帶春

晌啨小吳姪好早迭時候已進書房了祖母可曾梳洗

魁郎見問面含欢　欠匕身軀接口言　春日融和天氣

好　讀書不敢担貪眠　適纔祖母抽身起　迭時候

梳洗多應已早完　一千歲正和公子語　內堂傳進人明

開　魁郎欠体殷勤邀　他把那　抱袂連抬拱手言
姑父請了小姪引道了
王爺看々笑称奇　賛一声　吳姪聰明好礼儀　隨即
相同朝裡走　已臨内院几重屏　魁郎公子當先引
欵動云根小皂鞢　報説姑父來到了　孟太々　湘簾
之内笑相邀
呀小君候來了麼今日他爺兒都不在家裡
王爺答應就登堂　施礼殷々叫梧娘　問過安時歸了
坐　傍边倍着小魁郎　須臾一道香茶過　年少王親
擱了觴　怨色微生眉暈上　春風微帯臉霞傍　殷勤

坐到夫人近　欠〻身軀道細詳
阿岳母廿二日那个事件自諒必悉知的了
湖廣差官送一人　道言說是貴千金　當朝應对多明
白　他并且　八句滿詩立刻成　岳父大人言假冒
荊襄女子說真情　兩个質証难分辨　弄得个　天子
心中也不明　命壻領回皇府去　說道是　作妻作妾
任憑卿
阿岳母請想這件事可是小婿做得麼那有个真假未
分而就領回之理
燕王成亲已不甘　怎麼肯　領回假冒一紅顏　若然

小婿真知此　合愛千金豈復迩　當下跪于天子近
意將本意奏龍顏　朝廷准了辭婚語　那女子倒放
奸刁出巧言　夫不認妻爹棄女　微軀何用立人間
說完就撞盤龙柱　看他的　情狀如真也可怜　聖上
急呼宮女救　暫時收進後庭間　待其當者尋求日
相共于歸王府前　小婿見他身欲死　倒有些　心中
搖動起疑端
一咳岳母呀岳父是暗認過的了自然知道他是假冒小
婿是還在夢中的豈沒有一些狐疑
歸家告毋共相猜　猶恐他　果是千金故有才　如若

真來非假冒　豈不害　駕衙令嫒閨宮合　因而要接
蘇娘子　問一个　詳細情形好主裁　誰道家門還有
幸　倒是這　小环瑞柳報恩怀
呵呵岳母小婿那边接了蘇奶奶去相問倒是這瑞柳在
傍說道蘇奶奶你不要合了孟小姐已經相認過了這
講些什么
其時小婿心欣　一家門　逼住蘇家奶奶言　他尚
支吾推別故　万分無奈始明談　認來原事從頭訴
我方知　令嫒千金現做官
咳小婿的這一片爲令愛之心誰道岳父母還不見應

可怜灰尽少年心 守義三春不敢更 旨賜勇娥辭帝
命 今偕燕玉宿孤衾 只待要 棄官天下尋踪跡
只待要 白踏閑山訪佳音 現放着 靈鳳宮留吳合
歡 現放着 王妃請與貴千金 荷蒙圣上憐臣子
降諭諸方代我尋
阿哥啊毋呀可怜小将自從上前鎖到之後那一日不
到部内稽查
一本來時一喜歡 儿爲失望好悲酸 思量得不存亡
信 費尽辛難與万難 廿二那天闖遊到 小将與 家
君飛馬到金盃 只共不像畫中貌 竟叫我 心化加

冰傾刻間　多年已換無指望　還只望　貴州消息來
雲南　誰知初五會相認　岳父母　倒把姻緣小婿瞞
阿岳母大人小婿如今就要上本奏聞特上告知一句
千金所慮事多端　挑婿觀來尽不妨　虽則回天無大
力　可以把　血誠　点動君王　尊府令嫒爲丞相　况
且是　加此忠孝如此良　大料朝庭心不惱　但堪放
胆上書章　既然如得千金在　那有个　這段姻緣欺
了奴　忠孝王爺言到此　立起來　撩袍双膝跪華堂
阿唷岳母呀如今是要求兩大人做主的了
一封本奏聖君前　大料朝庭必赦寬　令愛如其還執

性　知須求　岳翁岳毋功成全　若然雅挽千金意

小將也　万事先心不做官　忠孝王爺言着婉　孟太

匕　京匕咳匕急相提

阿啃小君候請起道件事还不見與哩你不要这般輕信

夫人說着攻容顏　又是相怜又是慌　欲要明言妨害

女　不住的　声匕諾匕㑃傳揚　孟家太上合糊塗

急坏袁平忠孝王

阿啃岳毋呀这是怎么主意难道不肯認小姐了

王爺急得怒嗔極　走個魁郎公子來　傅粉腮边含着

笑　叫声祖毋莫遲挨　姑父已經知風了　何必相瞞

又見猜　待等情形妥妥下　好叫我　姑娘回轉是家
來　魁郎言乞王爺喜　大替聰明幼小孩
阿哨好矣嫁他也為顧着姑父
孟家大上听孫云　只得開言說分明　拉住東平千歲
袖　叫声矣婿且消停　原于初五曾相認　第二日
他就金鑾点試臣　小女已經場內去　怎生造次報舆
門　一來為此含糊着　二則还防害麼君　他道身軀
多少罪　若然泄漏命难存　惧人婚姻欺庭相　擠舌
陰陽欺聖君　如此四樁沉重罪　真正杀剮也还輕
千可万囑方纔去　叫我把　消息休通矣婿闕　既是

君侯今已知　必須斟酌再施行
忠孝君侯呀上本呢由你去只不要害了我女兒
若然天子赦將伊　我自當　作主完全夫與妻　就是
麗君逕固執　爹娘之命怎更移　他如有甚差錯處
那其間斷送吾兒知不依　忠孝王爺聞此語　連々應
容笑微々
是々々　岳母放心々々　把令千金交與小壻便了
只要相求作主張　千斤重担我承擔　虽然沒有回天
力　令愛之身可赦將　就此拜辭歸去了　小壻是
立時寫本更何妨　王爺言訖匆々別　孟太々　微波

眉頭扯住裳

阿吳婿且慢你丈人只怕將及回來了再等大家商議

匕匕然後進本未遲

東平千歲便消停 坐在堂中等候臨 就與熊郎同說

笑 講了些 詩書道理甚精明 夫人知婿無飡飯

囑諭厨房備五辛 先用些 微佳細点 看茶一盞同談

心 俄聞侍講龙高轉 雲板三声退相所 左右書童

閉了幙 父子前後入堂門 王爺接着忙相見 孟大

人 喬梓齊匕道失迎

說話孟龙高與着侍講父子遂與忠孝王一齊見礼畢

小公子不等父親開口便向王爺深深一揖道小姪告
退了姑父不候送
言完竟自轉書房　也不問行看那方　千歲回呼觀侍
講　賛了声　舅兄何福得矣郎　寧馨兒物非常有
刱附風流後更揚　侍講含笑稱道獎　姑夫錯愛姪難
當　言完時下齊歸坐　諸夫人　遂向老爺道細詳
女婿已經知道了　歸家就要上書章　此樁動地京天
事　必須要　大家公同商一兩　孟桐吃京低了頭
沉吟良久看東床
咳索性奏明了呢也好但恐朝廷發怒起來那時叫他

難當不起

侍講加跆笑起來　叫聲父母請開懷　妹夫總有回天力　管保君王赦詔開

阿爹與母親那劉國丈的十惡大罪都保全了性命難道妹夫如此回天之力倒救不來妹子不成

龍圖學士應聲然　回付東平千歲云　明日當朝君上本　竟將細底奏天顏　老夫也在班聯內　少不得為你陳情決此端　須要求恩寬赦了　爾其別事可周全　王爺答應躬身應　小婿是　仰上惟憑我泰山

話說之間排上席　龍圖父子共陪飲　于是飯過香茶

畢　千歲抬身告別還　韓氏夫人回了礼　手拉袍袖

囑連々

小君侯呀我把女兒交與你了不要虧負他罷

王爺含笑應連声　岳母無憂但放心　管保明朝天子

赦　還送一位好千金　東平千歲手將進　孟相爺兒

送起身　跳上朱輪寶蓋　回到了　紅墻碧瓦自家

門　稟知國大王妃曉　就往書房裡面行　左右茶隨

齊伺候　隔窗撫案做雕搖　這一个　廊下搧火忙煮

落　那一个　几上移炉就將香　磨得濃墨呈筆

王爺打稿不遲停　心得意　面含春　看數行來笑數

户、始末情由俱禀上　語淸机密尽呈明　言談懇切
感恰惆　義理流和甚條情　奏的是　酈相本身原孟
女　求的是　天恩浩蕩賜成婚　懇的是　大彰君德
寬諸罪　望的是　下恕臣私作主分　本稿打完覌一
遍　東齋呈閲老王詳　亭山国丈連称好　也一批求
也一増　千歳欣然方欲寫　報称有客候安寧　於是
邀入書房坐　直到了　日暮黄昏希起身
話說忠孝王等客去，天已晚了，遂入舞綵宮吃過夜膳
告辭了父母，帶着了本稿同到灵鳳宮而來
忠前坐下遣書童，知会米巡金雀宮　此刻事忙無暇

至　早閉門戶一重〻　童奴去後同來覆　煮茗焚香
左右從。于蔑于是謄奏揩　雪紗窗下燒搖紅　篆映
輕飄生熈中　寫罷表章將二鼓　王爺得意笑溶〻
起身屏退相隨僕　自己層〻閉了宫　解帶寬衣歸錦
帳　夢魂竟是到巫山
話說岳忠孝王宵來不曾睡着此夜到一上床就睡了
一个成來大夢
睡中走馬見君王　上了陳情一本章　天子果然心不
怒　賜婿正是鄜明堂　銀鑾殿內成花燭　鸞鳳宫中
入洞房　錦帳春風多得意　綉衾香色正溫存　做將

半夜成菜夢　早听那　隔院疎鍾動曉光

却說忠孝王正在夢中成親忽听見晚鐘已動書童到窗下叫道小千歲起來罷太王爺早已坐在堂中了忠孝王睡中京醒忙得斜做衣裳亂登靴脚就起來出宮門

匆匆淨面不遲延　束帶披袍又整冠　帶着本章朝外走　紅灯引道至前边　亭山国丈同穿廳　依羅齊匕出府門　不坐朱輪騎白馬　大排鹵駕啓中韁　老王爺　朝靴斜踏葵花鐙　小千歲　蟒袖高揚白玉鞭　父子相同登御道　早現一片火城連　龙高穩坐紗圍轎　侍講端乘漆損軒　孟相爺兒都到了　大家会合

鳳城前　九重天子登金殿　文武官　劍佩鏘七礼圣

顔

話説元主耀坐早朝衆文武礼參已畢這日却值梁丞相不在班中殿頭官高声道万歳爺諭下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班一言未完只見皇亲隊裏邊道有呀臣東平忠孝王皇甫少華奏聞陛下

一声答應閃出英　越衆离班向上行　劍佩鏘七趨宝扆　衣冠濟七步彤廷　高呈奏摺柑斜笏　拜倒了年少金枝玉葉人

臣皇甫少華罪該万死有短章冒瀆天威乞望恩垂怜

定奪

成宗帝主听端詳　急煥東平忠孝王　卿有何情來奏

朕　莫不是　要尋原配走他鄉　荊來女子恐非实

还有那　黔貴迢遞兩地方　侍等撫臣俱覆奏　其時

同舅再商量　若然卿是辭朝意　寡人也　不在金鑾

看本章　千歲聞听天子語　手足奏摺拜君王

陛下呵　微臣不是辞朝請　覽短章便知詳細

元主方呵取上來　近臣接奉献當臺　金獅墜住聯龍

目　字匕行匕往下排　自始至終观一遍　竟不覺

手敲御案叫奇哉

阿唷奇哉〻〻說麼什保和殿大學士酈明堂就是孟麗君是寡人不信天地間那有這樣裙釵

自從欽點狀元名　就在朝綱做翰林　博學大才稱第一　居官辦事極能言　後來太后也匠好　朕將他陞任尚書兵部臣

恰好一个酈明堂他做尚書的時節就奏朕掛榜招英募取英雄定遠方　果然海外敗而降　于是大拜三台位　替寡人　治得朝中這等康　如此一員吳宰相　难道說　竟非男子是紅妝

阿唷奇絕了那有此事　龍圖閣先生何在酈明堂果是

你的女兒麽不要錯認了這說寡人許宰相
朝廷閣本大京奇　口〻声〻說是非　忠孝王爺心內
急　早覌丞相欽烏靴　斜横牙笏堦前跪　叩首當堦
委衮衣
陛下呀忠孝王本上真情酈丞相實是臣女
麗君親筆有真容　貌與明堂相国同　臣久疑其應是
女　故而請彼探其踪　陛下呀　初五之期認過来
明堂实是改粧人　臣妻韓氏昏將去　他看見　再病
垂危始說明　只因爲　一点忠心犹未尽　只因爲
四樁罪欵不能輕　頭件是　女身易服欺天子　二件

是　入婿粱門戲大臣　三件是　攪乱陰陽居相位一
四件是　悞人婚嫁犯嚴刑　朋君故此深瞞隱　無可
如可只得云　不敢言明方暗謅　叮嘱下　老臣夫婦
莫傳聞　有人泄漏東平府　今日裡　忠孝親王奏至
尊

阿嗜陛下呀臣女孟麗君罪該万死乞看親王之面我
聖上格外推恩

能開言乞叩金階　抱笏三呼手不抬　孟相方纔退屏
下　嘉齡隨後上庭来　袍袂齊　佩環開　俯伏低頭
奏帝台

臣侍講孝工孟加齡奏聞陛下望吾王動鑒垂怜

切念微臣母在堂　止生一女一兒郎　妹遭劉氏門中逼　易服而逃走別鄉　几歲深沉無信息　臣母是憂深成疾不能康　朝呼夜泣难忘念　骨瘦形消病重殃　九死一生真可歎　都厲人　認來以後得寬腸

阿呀陛下呀我皇上好生之德乞念臣母一脈哀衷而赦臣妹四般重罪

倘蒙圣德恕同胞　孟家全宅感絲袍　伏乞天恩垂洞察　念臣妹　忠貞孝秉在當朝　嘉齡奏罷忙稽首

武憲王爺趨出班　只見他　朝袍飛動四條龍　朗佩

鍋兒呐鷹風　越衆出班忙進禮　斜抱着一条牙笏

拜天容

臣武憲王皇甫敬奏聞陛下要我皇上的浩蕩天恩臣媳麗君虽屈身當四罪但亦無奈而行頭一件女扮男粧只爲逃是全身之計若不如此怎保氷霜之節第二件欺哄大臣这是梁丞相自令愛女招亲又非臣媳故意戲弄第三件擾乱陰陽麗君虽是婦人却未嘗有悞朝廷政事第四件悞人婚嫁微臣聞梁尔明次女就是眷嫁刘奎壁跳是明滙豹偷的燕映雪继作螟蛉而贅婿的若然如此前者已蒙圣恩誥贈義烈夫人須得與

麗君同歸臣兒便了就不等候人婚緣

就將我　朝廷作主判姻緣　渟山国丈言完了　年少

王来也上前

阿嘚乃歲呀麗保和實是麗君望天恩從寬赦罪

荷蒙聖上念微臣　降諭諸方代我尋　浩蕩皇恩銘肺

腑　涓埃國事報朝廷　知今此件須准息　不敢不

冒死陳情達聖明　伏乞兼恰寬四罪　臣家與　藷門

𠰻結在來生

阿嘚陛下　呀倘蒙格外准恩就猖吾王作主

麗君之意要為官　他把婚姻放半边　念微臣　花酷

虚懸存正室　念微臣　寸心不負守三年　如蒙垂憫
寬其罪　身命成全此段緣　忠孝君王言乞叩　淚沾
鑲袖跪金鑾　兩家父子齊求赧　元帝主　喜龍顏降詔
阿脊前絕了何这尊酈保和若是孟麗君他有什么罪
過寡人不但不究还要着实的旌奬ヒヒ
古今誰有此裙釵　連中三元拜冢宰　爕理陰陽真大
治　扶持社稷好奇才　这般女子何曾見　那有个
朕倒糊塗歸罪來
阿𠇗𠇗閣先生酈君的小像何存取上來與朕躬一看
君王展上一声傳　喜杯了　兩姓爺兒四位人　俯伏

金階齊頓首　三呼万歲謝龙顏　荷蒙寬赦諸忝罪
臣等是　御結當圖後世閒　忠孝王爺心大悅　笑盈
匕叩頭再拜啟君前
陛下呀孟麗君的真容現在臣家懸于正室如若吾皇
要覽待微臣走取宣观
九重天子咲相呼　卿等正身上展拔　国舅不須亲自
去　待寡人　差官走馬取新圖
吭隨駕的宮官何在速騎一匹快馬到皇亲府裏把孟
麗君的小像好生取來進朝來繳領旨
內官應命出朝中　急如流星快似風　元帝于是偕觴

坐　御茶一盞遞金鐘　正然取候覲畫圖　已着宮官

覆九重

啓万歲爺得知孟麗君眞容取到了恭呈御覧

成宗天子笑盈腮　分付宮娥快轉開　彩女兩名稱領

旨　新畫一扯現裙釵　半舒已露桃花面　全展方纔

鳳口鞋　年少君王心内駭　慌忙立起九重來　覲面

貌　看身材　好似神仙降下來　只見那　圖中顯然

美多嬌　倒影風流別有標　月白衫輕㡘半露　粉紅

裙軟帶双飄　綉鸞緑袖胸內斂　金鳳宮釵鬢上掩

万種奇姿言不盡　千般雅態語難宣　眞正是　沉魚

落雁非常色　真正是　閉月羞花出世姣　真正是
天上也應無此美　真正是　人間大料少其標　君王
看到情深處　不覺花心搖兩搖
阿唷奇哉这麗君竟是劉明堂了果與他一般面龐
實可奇來實可奇　这般女子古今稀　才華也是無双
了　容貌如何又不低　真正羞花和閉月　果然落雁
與沉魚　未見畫圖还犹可　好叫朕　看了真容着了
迷
咳當初皇太后原說他像个女子寡人故此畧乜戲言
一句他便正色起來

朕躬焉得改容顔　不敢把　戲語相調司馬公　每議
朝端當御扆　常談国事在皇宮　時〻亲愛和亲近
也不過　惜貌恰才一片胸
咳那曉得保和李士原是个閨閣女子
笑朕痴愚不識判　彬〻礼法遵君臣　怜才雅意难明
說　愛貌幽情怡直云　前者私行臨内閣　看了他
風流態度好搖心　烏紗粉面灯前美　綫帶軽裳靜裏
新　言論高詞真博李　雅才無譜實清貞　朕今不查
消魂矣　剪燭依〻到几更　只爲未知真内故　放过
了　多才多貌一佳人

咳好一个風流瀟洒的有才有貌的佳人一味一言無

不是天然之趣

因舅緣何福分齊 得兹臣 才容双絶一王妃 寡人

枉做山河主 宮内誰能反得伊 早曉明堂原是女

朕躬也 不妝老實與呆癡 君王想到情深處 心蕩

神馳魂墒飛 呆立金鑾深恋〻 难分玉貌細覌乜

凝眸只看鏡中影 也不說 像是真來像是虛 忠孝

王爺偷眼看 正容而進問根基

阿皇上御覧何如可像保和不像

少年帝王一听言 方始連声說道然 小像十分同剛

相　看起來　明堂竟是女紅顏　待他復命來朝內
朕替你　細〻將情問一声　如若果無差悞處　也不
待　朕躬作主配良緣　成宗天子言完坐　皇親等
踴躍三声謝圣恩　當下散朝鑾駕起　丹墀劍佩湿宫
話說成宗天子散朝　六宫只因有些私心　竟不把忠孝
王的本章與皇后觀看　也不將孟麗君的這些情節述
與中宫得知　那孟相爺與皇家父子　當下退出朝門　一
个〻互相称賀　某吾都感激皇爺格外的寬仁　那曉得
忠孝王上了這本哄動滿朝文武
大家一出午門中　[illegible]圍上前來問始終　武將簪纓飄赤

日　文官袍袖舞清風　慌促々　乱烘々　果是王莱
與孟公
阿唷老国丈小皐来尤爲相国侍講大人怎应保和大
李士厭丞相是个女子这也古今無双的人了那有个
閨閣裙釵做到當朝宰相
合朝官一口夸　人々踴躍挺烏紗　尤爲父子欢容
動　国丈爺兒喜氣和　各自登轎和上馬　笑盈々
欣然一拱便回衙
話說各人當下都分路而回家亦孟夫人聞听得朝廷
赦了女兒又且大家贊歎真正是万千欢喜却又愁着

蓮怎麼我們聽着女兒奏聞天子着他出塲來趕怨一
可嘆瑞柳一丫環　慣會得　貼壁挨窓聽密言　我與
蘇家娘子說　要他回府亂胡傳　如今母係君王赦
生生的　斷送吾兒一品官
咳什麼要急真正女兒說的是要我回家也不過嫁與
夫家
如今一本奏朝廷　夫婿匆匆要做親　嫁了麗君王府
去　自家依舊冷清上　不如讓彼為丞相　倒可以
常來常叙往常情　懊悔妾身無主意　含容不住就言
明　机關泄漏蘇娘子　弄得了　皇甫門中奏了君

咳何苦〻〻我女兒好〻的做着朝廷宰相要他家逼
生逼死的斷送了駙君一品前程
待等这回到我門 預先要得說分明 從來男子少真
誠 莫叫他 騙了人去變了心 況有東宮劉燕玉
比不得 一夫一婦易調停 这回日後如反覆 必要
他 送我嬌兒極品官 韓氏夫人心又惱 倒弄得
在堂坐立不安寧 只可惜 大官斷送多因婿 孩兒
防 愛女同來定願榮 愁悶淡加生氣惱 这天午膳
竟無伴 慢談孟府夫人事 且表王家父子情
話說武憲王父子上表同家直是万千之喜太妃向蘇

娘子道你看不妨茲只須得我小王爺本章一去把孟小姐保得無罪了孟太太何苦臨牖白白的就憂娘子聞聽喜氣揚　惟祈愛女果逐陽　于金映雪同歸後　真正是　富貴榮華独擅揚　竇氏心中多快樂王妃意下匆匆忙　先料理　便鋪張　要娶新人入洞房　忠孝王爺方寸亂　又欢又急又傍徨　有時候凝眸不語頻書案　有時候　背手生情踱西堂　有時候　斜对春聯頻眷念　有時候　忽翻旧史懶端詳心如絮乱神無定　立不寧來坐不安　只等明堂离眞院　那其間　洞房花烛好風光　于是惟侯明堂出

我也要　頓〻冰絃慢〻揚　遮日晴明酬筆倒　一宵清淨畢辭章　小千月白枝棲鳥　深壁紅灯鼎貯香　時值仲冬交十五　再生緣　又完一本在吟房　要知以後如何事　少不得　慢〻編來慢〻詳